

# 柳折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 REMEMBRANCE AND STATUS IN

“同深哀悼”

W. 兄弟選印珂勒惠支版畫，借作紀念  
張柳泉女士。原題爲『生者之於死者，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紀念。』

張柳泉女士紀念冊

二十五年十二月



最近的遺容



少年時的柳泉



柳泉和父母弟妹合影



和  
朋  
友  
合  
攝  
於  
大  
夏



她  
的  
攝  
影  
習  
作

遺書 一頁

我思成大復雜思集不盡此方張持不  
以此使我不能做一個犧牲的獻身者  
我雖在時刻的鬥爭，又不能存心下  
於今吾有專長之才，未，鄰長此  
吾用已同秋明樣，丁與，在，以左所  
之，心，也，柳，有，好，康，丁其，觀，刻，前  
八，八，四，年，誌。

六月十九日 庚午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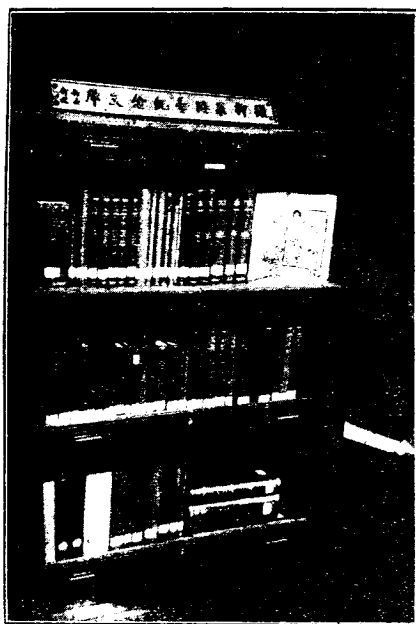
張新日

三年八月八日

這天下午我記在四年這以前我曾在上海時被成一所  
織，傳，學，一，後，不，再，理，日，理，了，時，現，不，少，公，文，又，這，事，  
昨，天，有，一，封，信，告，我，信，字，按，理，我，的，部，門，陳  
子，辦，理，我，的，信，七，更，也，多，一，這，是，多，事，  
結，字，存，在，除，了，現，不，到，後，日，到，前，有，下，了，這，九，十，公，  
道，上，下，回，信，要，多，過，這，善，見，他，地，的，思，作，於，同，工，作  
與，要，情，這，為，一，未，付，護，日，的，受，感，學，有，了，商，不，  
悔，此，善，之，生，故，有，又，才，業，業，的，所，理，不，清，括，如，道，不  
帶，這，時，多，先，不，知，注，母，親，知，道，這，是，不，得，不，理，呢，  
是，要，改，一，封，第，以，也。  
日，已，想，到，蘇，特，出，路，有，那，多，錢，也，不，願，去，回，工

自由日記

日記 一頁



「張柳泉同學紀念文庫」

——現存復旦大學土木系  
圖書館——

自張柳泉女士噩耗傳至復旦後，全校師生莫不痛惜；學校當局亦異常重視，表示哀悼。會由吳副校長賫送花圈代表全體教職員同學親自至南京致祭。一部份土木系同學更為留永久紀念起見，發起置備『紀念文庫』，永存該校土木系圖書館。上圖為該文庫全影。

照片

柳泉小史

荆南(一)

——遺書——

最後的掙扎

(四)

給弟妹的信

(五)

日記幾頁

(七)

一顆未被發現的慧星

王德謙(九)

給姊妹

荆南(一五)

△她的寫作

老了 死念 領教以後 關係五月的回憶 胡思亂想 日本的行動和我們  
的準備 星期日 室友 老太婆

(一六)

△給朋友的信

給肖美的信 給耀華的信 給鑑的信 給金的信 給明的信

(二四)

筆談

籍 奮(三九)

關於自殺

柳 湜(四〇)

潮浪掙扎中的犧牲者

曹聚仁(四二)

略論張柳泉女士的死

柳 湜(四三)

跳出家庭的圈子

沈茲九(四六)

論

述



三 紀念文二痛念張柳泉女士

王德謙(四九)

憶柳泉

王德謙(五三)

紀念柳泉

肖美(五八)

悼友人張柳泉女士

錚(六〇)

我所知道的張柳泉女士

玲(六五)

紀念一個自殺的朋友

新啟(六七)

哀悼我們的張柳泉

玉英(七〇)

傾訴

王德謙(五〇)

理智與情感

金草(六〇)

荆南與克新的通信

(六六)

給韜奮的信

(七三)

一個陌生朋友的來信

(七四)

編後

劉潔明(七七)

公 開 的 信

# 柳泉小史

荆南

柳泉於一九一三年生於柳泉（地名）因為父母驕縱，小時是最壞的孩子，最放肆，而且最聰明！一九二三年在長沙廣益小學初小畢業後，因家住南京入中大實驗小學一九二七年在漢口進市立第二女中這時開始喜歡數學，性情溫柔，好交朋友。

一九二八年進上海振德女中，因為是新生，上海的女學生另有一種氣派，她很受過一番窘，一面覺得離去舊友不免依戀，一面她却保持孤獨絕不隨和這一邊，神經過於敏感，如覺得自己不好，不合時代則竭力修善自己，一年後同學們陌生的，驕傲的壁壘推翻了，她的性情也確定了，剛烈勝過溫柔，坦直，沈靜，有潔癖，直到她死，仍是那麼愛乾淨。

她感情豐富却外表冷淡，就在最熱情的時候，也能立刻退居第三者的地位，分割採取，她常常會毫不殉情的分析別人，人的長處弱點她能尖銳的一眼看透，這會使母親憂慮過，也憂慮得是，她便被害在這上面了，假如她毫無感情的分割我們，我們只成了最最醜惡的小資產階層的人！她的週圍也無不是這一階級者，而且即使她有時能夠突出，也接觸不到最理想的大眾！就是農工也只是封建殘餘勢力下的，而且她的環境，已經養成她只適宜於這一階級了。那最大的障礙是

## 遺書

父親：弟妹：

我竟幹了這麼件荒唐事，使大家傷心，想着真十分疚心！但我沒法不這麼做，我沒有活下去的耐性和勇氣了。

原因，我不能說得十分明白，這個社會把我組織得太複雜了，遠在七八年前，我便知道想逃避活着的責任，那時我會料到自己已是會死於自殺的，而今竟逃不出自己的預料。

自殺是弱者的行為，我承認。我懦弱，無用，連死也只能選擇最容易的一條！這人世上不需要我，我死不足惜！別傷心！只當我早死了或是遠嫁了，那都是可能的。

身子用最簡便的方法棄掉，燒更了。

她的尊貴與高潔的身份，在這一階級，能見到大衆活力的僅只有學校，并且她有時也對社會妥協，覺得順着他們一步步朝上走吧！但并非不是覺得將學着有用而

是因爲好奇與競爭。

一九三二年因爲遷都，家去洛陽，在洛陽她更看不慣。而且也無能爲力，一面嚮往着上海當繼續有戰事，於是急急的一人由洛陽奔滬，臨走她只拿了三十元，買票後所有的錢都失落了，剩下內衣裏一塊銀洋，（當時也很受過一番窘）隨後母親帶着她的行李跟脚趕到，至滬也不過貼了貼標語，隨即在大夏附中修完高中最後一季。

在大夏使她逐漸知道學校也有黑幕，且感到識字的比不識字的更醜！黨派紛紜，簡直莫知所從，而且更告訴了她學校是小資產者代表性最濃厚的地方。能與她氣息相投的人很少，這時她會去考立達學園，但第一次失敗，第二次却又因大雨受阻。正當這時北平××君來信要求和她通信，因爲對方的態度取得很好，她一面爲了尊重別人，一面却覺得別人也是因爲有婚約的拘束，方才出此，但同時又感到父母爲什麼不能允她在最近期內不受異性的干擾，而就想將她物件似的交給一個陌生男子呢？因此精神鬱積，會一度服安眠藥水，此後思想較爲緩和，一九三二年下季往南京，暑期也考過許多學校，但願去的沒有取了的，不願去，於是也會補習，也會做義務小學教員，也會進世界語函授學校，在家一年半，後覺常此下去，不是辦法，應該好好的讀書，這才於一九三三年下季進了復旦，讀土木工程系中間會想轉學，但未成功。

一九三六年復旦「三二五」事發後三天，她跑回來，揭開衣服顯示給我們

好，我都不會知道的，足以使見了傷心的物件都送掉吧，××君給我的信都放在一隻木匣子裏，他如果要便請還他。再說一聲，莫要難過！

泉留 八月二十一夜

在復旦還有三件行李，被箱子，一包書在南舍。

二四夜

××君：

前天一個同學來信說復旦把我們的加以整頓呢，正式的通知還沒接到成績報告也儘不寄來，天天悶在家裏，真莫名其妙，下學期要讀不成書，真不知怎麼辦呢，據說雖然開除，寫了「悔過書」承認以後永不活動，還可以回去讀，其實爲了「讀書」「不活動」倒是需要的，但怎麼能服氣！

上次給你的信上我不是說想去蘇聯麼，從那時起便在附近的中蘇文化協

的是一身棍傷，青紫藍紅黑不一，父母親除了偷偷的流淚外，有什麼辦法呢？身體已經付給她了，愛惜也沒法子，最初她並沒有允許把傷給我們看，我們也不敢要看，她自己只說是一點輕傷，已經好了，後來有一次，她自己看着傷處落淚，被我們偷見了。這些傷，一直到她死以前都累了她，陰天隱隱作痛，皮膚上有一塊塊的暗影，撫摸也疼，但身體受傷，精神却似很好，她們原是回來「見調」各「要人」或在各學校說明事實真相，要求聲援，各被捕同學的，我會很害怕的告訴她，一切都沒有用，除非等有了地位再來說話，南京什麼都是死的，因為我怕她失望，但她却很明白，只不過抱着姑且做做看的態度，她的一位友人却希望很高，等到碰了一鼻子灰，回到上海，她與這位友人因為處世態度的不同，感情漸趨冷淡。

當先，復旦學生晉京請願時，她也在內，但她並不贊成那種舉動，她原想勸他們回去，後見無效，便自己先走了。事後她見報上說路局損失十餘萬，她說：「有什麼用呢？白白使國家的收入減少這麼多。」她這種態度會使不了解她的人懷疑過，她是「漢奸」對於國家，她是極度的愛，有時挫折受不過，便說：「這樣的逼，明天就去做漢奸，看怎麼辦？」但她總尚希望有實力的人會快點打××自己不可先過分偏激。這種過度的寬大，有時很害事，即使她自己受辱，她都認為是必然的，因此她常像撒開了自己而跳到另一面去替別人設想，一面她又不停止的幹。四月裏，我會下鄉去，她寫信給我說：「現在決不想死，只希望能夠好好活下去。」一面又說：「自己現在純了。」之後又寫信約我於六月七日必須回來，（因為舊曆四月十八母親五十歲）因為是星期六，她也預備趕來，且將告訴我，她對於將來生活的方針，六月五日我到京，她未回，隨後她寫信來道歉說：「學校功課忙，趕緊預備考試，所以失約，暑期決不留校，不多耽擱，早些回來。」誰知她六月十九便又起殺機呢？

會讀俄文每星期三點鐘。

××君：

聽到古怪的消息後不要難過！即使能永遠相伴，像我這樣性情不會給你「幸福」的，恐怕將來仍不免要幹「傻事」。

本着你一向的志願埋頭幹你的救國工作吧！也許那倒是實在能救國的。

無緣無故認識了，終於這樣結束，也許是一件可悲的事，但天下有多少事是可喜的呢？如果可能，權當沒有認識吧，願珍重，為國努力！

泉八月二十一夜  
你給我的信都留在那裏，如果要可向母親取回去。

××：

方才收到你的快信，謝謝關照！  
不管開除不開除，我不想來復旦了，救國工作既幹得莫名其妙，書也讀得一

場糊塗，再來還不是繼續如此已經矛盾得受不了了。

沒地方去，蘇聯現在也不願去了，去了看看人家好，除了妒忌，難過，不會有什麼。

## 最後的掙扎

以下是追述她在六月裏回家後的生活情況以及服毒發覺救治，身死的經過報告——

「六月二十二日，她帶着別人代她買到的安眠藥片一路回來，一到家，便簡直滿屋生風，她常是這樣的活潑歡樂，好口才帶點專橫。總之，這暑假她隨時在照常生活，也在隨時想死，那只是個甜蜜的引誘，一不如意，藥片便簪笑着向她招手，說：「到我這裏來吧！」……廿四晚（即服藥之夕）仍照常把第二天的手巾洗好，晾好。會上樓洗過三次臉，最後一次還和翠妹開玩笑說：「有小說看，就儘不睡。」時翠妹正在看煤油，也還她一句：「看你也未睡呢，還說別個。」她便道了「再會」下去了。十時會取過兩次開水，也未介意，半夜裏父母親都因聽見門響而驚醒，母親會起來去查看，見她房門關着（平日不關），但也未敢推開，怕吵醒她，又以為自己聽錯，便又輕輕上樓睡了。廿五晨，兩次去看她醒未，好一同吃粥，因見她帳子下垂，衣襟都預備在凳上，總不疑有他，第三次（七時）母親預備煮麵給她吃，替她扯開帳子，才發現面色不對，一摸手足都已冰涼了，先還以為發痧，叫快去請醫生，但隨即醒悟，不是在抽屜內找到藥瓶，誰也不識那上面的鬼字，即送鼓樓醫院。八時醫生才到，已嫌發覺遲了，每兩小時打一針，到午後九時轉佳，手足溫暖，指甲紫色也退，呼吸平均，溫度如常人，但無知覺。十二時後忽變，愈打針溫度愈高，出汗愈多，母親會要求停止打針，但醫生一個也不見，看護罵母親：「什麼也不懂！」他們應付發熱最好的方法是施行冰水浴，但愈洗愈糟，手足因又轉涼，頭部燒燙，汗止，心臟愈跳愈快，重最後呼吸困難，延至廿六日午後三時長逝。她生於民國二年陰歷五月廿七日，死於二十五年七月十日，享年廿三歲零一月十三天。

麼好處。

煩得很，對復旦一點沒有好感，除了幾個熟識的人，別的一切尤其討厭，叫人生氣。天天的報紙只會說鬼話，活不下去。  
××今夜車來上海，她倒好像並不煩，願你們活得起勁，幹得熱烈！

柳泉二十一夜

剛才接到你二十二的信，李校長辭職的變動，使我又多活了幾天，知道金先生也辭職，本想明天來的，但想着挽留，既不會有結果，讀下去也沒趣，並且也不會讀得進了，我灰色得一塌糊塗呢。

別了，祝你們努力吧！ 二四夜

××：

我不和你同去學校了，對國事失望，對復旦失望，對自己更失望，以致沒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氣。

前天我還和你說：從前生氣想自殺，現在生氣想殺人，而終於只是自殺，帶去這無聊的消息吧，願活着的你們都能想殺人而能殺人。

柳泉八月十八夜

## 給弟妹的信

荆南說：恨的就是一般「人」又以為「大眾」是盲從的那也許對。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希奇環境，養成各種各樣的典型狀態，大家原是不大能投合的。雖沒法硬說異己的便是壞，但我們小小年紀，小小心胸，却也不負有應當原諒一切人的責任。那末，既不能使人相信我所相信的，便只好依照自己以為對的，各行其是。大眾，是指多數人，在中國，是那些被壓榨的窮苦的，醉生夢死的人。我們這些還不很醉生夢死的人，似乎不應忘掉他們。是麼？

(二三年五月四日)

燕大女生給 X 的信和「臭文」我都沒看見，但和那相近的時間，却看到秦氏一門自殺的新聞。想你也已看到的那十九歲的女孩和她的弟弟都和哥哥同學，據說數學都非常好，因此下半年便可得免費的待遇，那姊姊本學期高中畢業，但都死了。很奇怪的我對那事完全不很驚奇。我很早便隱

隱覺得凡是現在的中國人，都潛伏着「死」的意識，湊巧的機緣一碰，就毫不留戀的棄生了。當然，這是可怕的病態。分析起來，是意志薄弱，認識不清的人才會去尋死。然而現在中國的環境，教育，社會都在慢慢促成那病態的成熟。當那母子四人死了，許多人在批評，嚴格的責備那母親，却少有人論到那子女。為什麼一個高中要畢業的，功課很好的學生會盲目的自殺？這是嚴重的問題。我認為她可以代表一般的中國青年。並且，我還以為，即是那些嚴格批評自殺的人，我也不敢相信他們的下意識裏，沒有潛伏「死」之陰影，這是真正的中國社會的隱憂。

我也不敢相信我此後不會想自殺，因為我也是現代中國社會的青年之一個。灰色的環境使得對於「生」沒有熱烈的愛好。但是，清醒着的頭腦，却的確不願作一個「意志薄弱」的人生，原不是完全快樂的，在灰色的中國且試着使生活有意義，我這樣想。

「什麼是對的？」關於這個，我不能給你什麼意見，我自己也常不知道。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便是「為多數人的關利的事是對的，反之便不對。」一切事物，我們且試着以這為

準繩，慢慢養成自己的意見。至於以少說話來「藏拙」，我的意思正相反，以為應該多發表意見以練習口才，不流於說現成話，只需凡事推己及人，再以對不對來判斷，便不致流於輕嘴薄舌。是麼？

××之徒，其實該在「打倒」之列，豈止該罵而已。但不知怎樣現在的學生氣都太消沉了，

我的環境許多不合理，但我無法改良。我比從前遲鈍了。不那麼鋒芒畢露的。

(二一晚)

六日剛發了書和信。想已經收到了。我真沒有什麼「教言」可「賜」呢，因為我自己也是憧憬影子一天便完了。自己時極就心，就心幾年一恍過去，依然故我。但有時又極希望快些過，快些過，過到老，過到死。我現在知道我將是沒有什麼改變的了，終此一生，將永遠是思想複雜，行動緩慢的小資產階級典型人物。自己解剖起來，是無味的呢？我們不過是最平凡的人而已。不如隨緣處世，活下去吧。忙忙碌碌，為人為己，喜悲悲，這就是人生。人生的可味，就因為「人」是這麼的小，鑽進什麼，別的便不管牠了。

(十月十日)

想不到「南腔北調」給沒收了。真「氣死」。

我明天考「孟子」。莫明其妙，只好聽天由命。這學期我作一篇文，得了D，這真是自從作文以來所沒有過的事。也沒方法可想。爲了「學分」、「畢業」，下次作文得當心一些。

還有件不高興的事，昨天，物理學教授問我讀那一科，我告訴了他，他笑，問我「有什麼用？」他說女學生學工本是不相宜的。我想我偏要學到頭，使牠「有用」。

(十二月七日)

我，意識太複雜，思想太蕪亂，劣根性太多。那些，使我既不能做一個犧牲一切，獻身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鬥士；又不能安心求學，以期成一個學有專長的人才。來日大難，長此下去，自己固然煩惱，於國家社會以及所親愛的人們也都沒有好處。與其觀顏苟活，還不如早死！

二五年六月十九夜十點半張柳泉

(此時在校，十九考完測量力學)

\* \* \* \* \*







## 一顆未被發現的慧星 王德謙

「她是一個天才，也是人間一顆未被發現的慧星」這話並不誇耀，後面的敘述，即可爲她證實。

一九一三年，在中國柳泉這個地方，降生了一個姓張的女孩，接生在廿三週年後一月的第十三天上，她又獨個兒偷偷的去了，留給人們的是一種永遠填不起來的寂寞。這便是月前自殺身死的老友柳泉。

柳泉在孩提時候，會隨着雙親遠遊日本，之後回到湖南長沙，在廣益小學初小畢業，又進過南京的中大實驗小學，湖北漢口的市立二女中，據說這時她便開始喜歡數學。

根據她的妹妹荆南女士的追述，和各方面的參攷知道她自幼便爲父母嬌縱，是一個又聰明，又放肆的孩子，坦直而豪爽，磊落而大方，高貴而純潔，熱情而明達，溫柔但又剛烈，活潑但又沉靜，富有同情心和責任心，往往對一件事想到便要**做**，不做不甘心，受阻便起反感而且常常不服氣，平日雖然沉默寡言，但却很有口才，也主張青年人隨時要訓練說話，有潔

癖簡直愛乾淨得怕人，又常常喜歡一人發幻想，在給朋友的信裏她說：「……沒人談話，獨自坐着，很容易發幻想。」又說：「……這幾天我每晚失眠，睡着胡思亂想，想出了許多事，但到第二天早上便又都忘了，不然便都以爲想得不對，一齊推翻，真是虛耗思想！」這時還剛剛十幾歲，在初中讀書。她是能深思湛解的人，在她的朋友肖美女女士的紀念文裏，有幾句話可以證明：「……人生的繁複，宇宙的奧秘和社會的紊亂，使她在小小的年紀時，便生了無數非智慧所能解答的問題，因此常沉浸於煩悶之中，以後人世的憂患，人羣的苦難和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所見更多，自然她是愈加痛苦了！……」

她又是情感很豐富的人，肖美女女士又說：「……柳泉是情感很重的人，所以人們的愛，在她倒是沉重的荷担，她說每星期必寫信給她的母親，只說：『現在安心讀書，不提救國工作，免得她心焦……』在給她的信裏又說：『……做父親的都漸漸老了！』……方才父親和弟弟動身去上海，母親含着一包眼淚送到車站去，看了又覺悵然，又覺淒然，人生真淒涼啊！……』……在一本書上看見類似這樣的話：『父母的愛，使我們覺得重！我很同情這個，我覺得沒人愛我就好了。

……」——無意中在報上看見陳式琦先生的死耗，幾乎下淚了！心非常的跳，不知怎麼這樣難過！急急打電話告訴德謙，可恨不通，沒人分担這愁苦……」——「不多時我們認識的人中已死去兩個了！泉下有知願她們相見吧……」

「……酒闌人散，的是可傷的事，我這幾天總覺難過，你想到十年後當更不堪設想！然而天下事常是酒不闌，人不散的，也沒多大的味兒……」（這是幾年前的信）一九三二年家遷洛陽，她的來信述及沿途所見：「……漸漸到了北方，北地人們的苦，真使人看了難過！每到一站，一些破爛污穢的人們便都圍了攏來，穿得整齊點，立在她們一起，會使你慚愧！火車頂上許多人露天在上面，當他們爬上去時，還有些警察在下面拖他們的腳！昨夜我們聽見一個女人在上面哭，據說她的什麼人掉下去跌死了，你試想那情形……在車上只是記掛着吃，洗臉……這使我想到了！人為什麼要活着？！如果我

有勇氣，我真想掉到車軌上去被輾死……」荆南女士也說：「……她感情豐富，但却外表冷淡！就是在最熱情，最興奮的時候，也能立刻退居第三者的地位去分割擇取……」在從前的通訊裏，還有一段更顯著的表現了她這種氣質，她說：「……從上星期六說了一聲『再會』之後，幾天沒有看見

你們了！我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尤其是今天真難過！我想將來永別了怎麼辦？你們大概不覺得吧？因為從許多人中走了一個，是不大現的……」這話正是她自己的預言，和現在正相映照。

她勇敢，大胆富有獨立精神，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是個有社會性的女子，不耐家居，關於前者，可以在她平日的言行上和書信裏看出，譬如她常喜歡單獨行動，無論上街購物，到書店買書，去戲院觀劇。（其實她簡直不看戲，電影也不大看。）或是訪友，常是獨來獨往，復旦「三二五」事變時，她是首當其衝的戰鬥者。（詳見婦女生活三卷五期憶柳泉一文）去年十一月裏有一陣子不是謠言中日要交戰了嗎？那時家家遷移，人人避難，好像大禍即將臨頭了似的，然而她在給我的信裏說：「……半月來，一直謠言很盛，近幾天空氣更緊張，有些人害怕，躲上逃到上海去住……（時她在復旦）至於我個人呢？除了對『看報』更注意了些，別的沒什麼，也不害怕，我想如果不是真有事，大家都逃光了，我不預備跑出去，如有事變而有工作可做，便不逃……」又說：「……我不回家，即使會有戰事，也等到發生以後再講……這幾天我都很用功，自己仍安心……也許『謠言』只是『謠言』而已，老早逃走

算什麼呢？萬一有戰事，而我沒逃出復旦，且而被困，而碰見無紀律的×兵，我準備盡自己之力禦侮……」

一九三二年遷都洛陽時，她的父母也被一些胆小的朋友從洛陽搬到洛陽去了，她原不肯同去，說：「看中國亡了，能逃到天涯海角去！」然而終於爲了怕母親着急生氣，拗不過他們，而跟了去。但不到一些時候，她因爲看不慣那「行都」中的一切又獨自偷回了上海，荆南在紀念文裏說：「……她一面嚮往着上海當繼續有戰事，於是急急的一人由洛奔滬，臨走只拿了卅元，買票後所有的錢都失落了，剩下內衣裏一塊銀洋才輾轉到達上海，至滬也不過貼了貼標語……」關於看不慣那「行都」她在來信裏說：「……洛陽雖民貧地瘠，却滿街都是洋貨，香煙，電筒，火柴等……都沒國貨，一到街上就只嗅見燒鴉片的氣息……先在火車頂上看見的難民據說就是販煙的，他們到南方去就買煙，回北方來就帶米，來回一趟可賺三四塊錢！這些都使人難過……上街去，小的乞丐緊緊的跟着，哼些討厭的怪調兒，又髒，給錢就愈來愈多，在這裏我們變成怪物了……」又說：「……這裏日貨特多，但沒有人懂，常常「茄子纏到瓜田裏」我想所謂家喻戶曉，門口貼的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振起中華民族精神。」

「執戈教戰」「揮戈反日」等不知是黨部裏那幾位先生努力的成績……」

我說她「不願受管束，不耐家居」也不是做的，在以前給同學的信裏就說：「……學生的家長都相信那學校的嚴緊，勸母親送我去讀，因爲她們都相信女孩子，是要那麼管束的，我却不喜歡去……」……幾日來悶損不堪，常想深夜出走，工讀自給，不整居在牢籠似的家裏了，我想終有一日會如此做出來……」……會到金城去看「娜拉」碰見陳先生，仍是那樣子……（陳先生便是在痛念柳泉女士一文裏所提到的那位很好的國文先生，這時我們在初中三，他會把易卜生的娜拉講給我們聽，而且要我們作筆記，發表意見，對「女性自覺」方面，他是唯一啟示我們的人，我們之都能有今日的思想，不能不歸功於他的，而影響柳泉更甚。）……××回湖南結婚去了，那消息使××很感慨，她說：「難道女子的出路終究是結婚嗎……」不用說，我們這自命爲「出色的一羣」的人，都預備做覺悟了的娜拉的，××自然也應該是例外，（其實並不是絕對的獨身主義者請勿誤會。）柳泉對婚姻的觀念是：「反對早婚，說女子的終身歸宿不是結婚，不是回到家庭去，而是如男子一樣有着人的責任」

戀愛和婚姻只是人生某一個階段……」一聽到有人在提倡「賢妻良母主義」「男女分工合作主義」或是在罵什麼：「從前的「閨秀」變成現在的「街秀」了。（因為她們一天到晚在街上跑。）便衷心憤恨說：「女子跟本還未曾跑出家庭，何需趕回家去。至於「閨秀」變成「街秀」假使說那是壞的話，那也不過是青黃不接，過渡時代應有的畸形現象而已！當力求改善……」所以在地因父母之命締結婚約，而對方要求結婚的時候，她氣得也會一度吞服安眠藥水，荆南女士說：「……她以為父母為什麼不能允她在最近期內不受異性的干擾，就想將她物件似的交給一個陌生的男子呢？因此精神鬱積，會一度自殺……之後思想較為緩和，其實她的思想並不那麼簡單，也並不會只因爲婚姻問題而輕生，只是一時的氣憤而已，她最近曾說：「……從前生氣想自殺，現在生氣想殺人」這個「從前」便是那個時候。

她因爲太敏感，所以思緒複雜，隨時都發生矛盾現象，不能自解時，便獨自苦惱，然而她的思想却一直是積極的，向上的，她無時不在想法子修善自己，改造環境，在初中時，有個同學作詩說：「死氣沉沉今鬼作祟，精神散漫今不讀書」她說：「爲什麼應當是：『生氣勃勃年少有爲，聚精會神及時讀書，

「……」又在給那位同學的信裏說：「……近時我不常生病，唯願你也天天強起來！在非常的時代裏，希望我們都能做點事，不頹廢，不病弱……」

她尤其想好好的讀書來的，固然想進個好學校，對功課也很重視，這在她從前給朋友的信裏也說過：「……許多學校又在招生了，但都不好，在那裏也讀不出什麼「書」來的，作了中國學生連讀書的福氣也沒有呵……」……那天考試，除英、國文還好外，餘如數學、化學等都不能及格，經此打擊，終日慚慚的愧對家人……」最近給我的信也說：「……過去的一學期簡直沒讀書，鬧我鬧的，大考一樣材料力學也不及格，想想怪難過的……」然而，爲什麼她不能安心讀書，留爲國用呢？

她和我在初中同學的時候，我們都是非常純潔的，除了和幾個學友歡暢和愉的遊戲、讀書、談笑終日外，從不曉得學校當局有什麼花頭，而學生中間又分什麼黨派的，之後我們分開的鑽入了幾個性質不同的學校，認識了好些有着另一種氣派的人，也知道了好些希奇古怪的事，這時她在大夏附中，在給朋友的信裏說：「……罷課，又不規定應做的工作，天天要空空的跑去，整天碰來碰去總是些倒霉的事……」荆

南在紀念文裏也說：「……在大夏，使她逐漸明瞭學校也有黑幕，且識字的比不識字的更醜惡，黨派紛紜，簡直莫知所從，而且更明顯的告訴了她，學校是小資產者代表性最濃厚的地方……」——「……高中畢業後，也曾考過許多學校，但願去的沒取，取了的不願去，於是也會補習，也會做義務小學教師，也會進世界語函授學校在家一年半，覺得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應該好好的讀點書，這才又進了復旦，中間會想轉學，但也未成功……」

學生運動的怒潮，喚醒了好些小資產階級的進步青年！柳泉便是其中的一個，她的周圍也無不是這一階層的人，荆南說：「……即使她有時能突出這一階級，也接觸不到最理想的大眾，因為她的環境已養成她只適宜於這一階級了……」

進步的小資產階級者最多，最有活力的地方，便是學校，這話很對然而，在學校裏顯示給她的又是什麼呢？復旦學生晉京請願的隊伍裏，她也在內，但她並不贊成那種舉動，荆南說：「……她原是想勸他們回去，後見沒有效果，便自己走了，事後在報上見到路局損失十餘萬，她會說：『有什麼用呢？白使國家的收入減少這麼多！』她這種態度也會使不很了

解她的人懷疑過，她是「漢奸」？對於國家，她是極度的愛，有時也說：「這樣的逼，這樣的逼，明天都去做漢奸，看怎麼辦！」但她總還希望有實力的人有一天會打××，自己不可先過於偏激，這種過度的寬大，有時是很害事的，即使她自己受辱，也常跳到另一面去替別人設想，一面她却又不工作……

復旦「三二五」事發，她受到了很重的傷害，荆南在紀念文裏說：「……她回得家來，揭開衣服顯示給我們的是一身棍傷，青，紅，藍，紫，黑不一，父母親除了偷偷的流淚外，有什麼辦法呢？身體已經付給了她，愛惜也沒法子，有一次她自己看看傷處，落淚被我們偷見了，這些傷直到她死，還累了她……但身體受傷，精神却似很好……」後來她寫信給我說：「……據很多同情者都說，救亡工作不要做了，犧牲太大，這樣看來，救亡的前途非常慘淡！如果不甘心不做，那得拚着什麼都犧牲……我，一個徬徨猶疑者，時常在這裏煩惱，究竟不顧一切，加入「犧牲者之羣」呢，還是「勉力讀書留為國用呢？」又說：「……以後恐怕無論進那個學校，要自由活動總困難了！不過時機一變，一切總要變的，難道永遠如此死氣沉沉嗎？我想以後得多讀些社會科學的書，自己建設起理論的基礎

來，永遠單憑一點熱心，太容易動搖了，我的缺點太多呢！」又說：「……前幾天一個女同學又被捕了，……自由永遠是沒有保障的！……」：「……被捕的同學已放出，聽說市府有請她們「效勞」的意思！」

這樣直到暑假，直到李校長辭職，直到她死，還沉浸在矛盾的生活氛圍裏，她接到同學的信說有人發起挽留（挽留李校長）運動，叫她快去，她便又想去，並且還爲了李校長「引退」牽着心，多活了幾天，然而又一估計鬧的結果，便又心灰意冷！但讓他們來，又不服氣說：「……復旦這次「改組」的原因固多，但我們站在救國運動的立場上，當然反對，因爲這是更進一步的壓迫民衆救亡運動，實行黨的獨裁，……」又說：「書，我大約是不會讀好的了，沒耐心……那些，使我既不能做一個犧牲一切，獻身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鬥士；又不能安心求學，以期成一個學有專長的人才，自己固然煩惱，於國家，社會，以及所親愛的人們也沒有好處，與其觀顏苟活，還不如早死……」所以她又再在給同學的信裏說：「……不管開除不開除，我不想來復旦了，救國工作既幹得莫名其妙，書也

讀得一塌糊塗，對復旦一點沒好感，叫人生氣……」

在國內既讀不成書，於是她又想去蘇聯，這是她早就嚮往着的一個新的地方，所以她又暗地裏自己學習俄文，但最後經父親勸阻，她又在給同學的信裏說：「……沒地方去，蘇聯，也不想去了，去了看看人家好，除了妬忌，難過，不會有什麼好處……」

她又想到東北去做「匪」，但又怕自己缺乏勇敢，又後悔自己沒能好好讀書，以至弄得一事無成，自己所希望的都辦不到，一變而爲看不起自己了，在最近的日記裏說：「……我沒有力量改造我所不滿意的，也沒有希望使我對生活留戀，我不願苟活……」在給同學的遺書裏說：「……對國事失望，對復旦失望，對自己更失望，以致沒有了生活下去的耐心和勇氣……從前生氣想自殺，現在生氣想殺人，而終於只是自殺……願活着的你們都能想殺人而能殺人在給×××君的遺書裏說：「……本着你一向的志願埋頭幹你的救國工作吧，也許那倒是實在能救國的；願珍重，爲國努力！」

我們根據以上的敘述，當可明瞭她的致死之因，那並不

複雜，但也並不單純呢！

一個失去自信，否認自己力量，沈浸在矛盾生活中的年青人，假如無法使自己翻然改變生之態度，想來的是痛苦的！怪不得她會於萬分絕望的情緒中，忽然的拋掉一切而去啊！

願活着的我們，能從她的生活過程中，找出血一般的教訓來，另鑑定一種生之技巧，抱着我們堅強的主張，用最敏捷的戰術去取得將來的勝利！

這裏是她最後的指引：『救國，應該是最先促起抗戰，等抗戰一起，一般尚未十分形成的資產階級官僚，走狗階級，都會漸被淘汰！戰後復興，當較容易。』

\*

\*

\*

\*

\*

\*

## 給 姐 姐

姐姐：

我仍預備每月寫一封信給你，報告家庭近况，國家大事，以及瑣瑣碎碎，還有我自己的困難。

雖然你不願意聽，但你到底是被「引誘」了！放棄你最好的精神，身體，不顧到父母親，丟下你常常指引照顧的弟妹，對於家庭，你是多麼狠心的人！

你沒見到你受傷回來，父親偷偷的滴淚麼？你沒有設想到母親開笑顏，是因為夜間夢見了你麼？我總不相信你去了，雖然我想到你的墓碑，覺失望，但是怎麼能叫人相信呢？姐姐，你使老年人感到過度的悲愴，剩在家庭間的，只有無窮盡的懺悔，覺得生前對不住你。

你使我們更感到社會的殘酷，抱着無名的仇恨，雖然明知這是失去你後神經的異動，但無論如何不能再使我們相信什麼人了。自己也將變成可惡的造成罪惡的一員！

你的精神不會死，至少我能繼承！雖然我不如你的光明磊落，但我的陰晦，正足以使我活下去。失去了你，只是失去了一個達理態度的人，不久你仍舊會出現的。

每人心中有一個永遠填不起來的寂寞，爲了安慰母親，魂應歸來！

荆南九月二五。



## 她 的 寫 作

老了

在星期一的紀念週中，汪先生又說了幾句引人起強烈反感的話。他說從生活中看到（按即輯奮主編的生活週刊）「料理後事」一文，猛驚中國之危險，今後把中國振興起來是我們的責任，他呢，責任比我們輕，因為他老了。

嗚呼，「老了」二字，不知頹唐了多少壯志，不知卸了多少不應卸的責任。

中國人不惟易老，抑且喜歡說老，因為「老」要做的事可以不做，可以安享老福了。

二十歲以前是小，不能做事；三十歲以後，老了，又不能做事。當中能做事的時候，匆匆幾年，又以經驗不足，學識不充而須練習，則真能做事的時候，更只幾何？汪先生最多不過三十多歲，不但不能說老，就算已經老了，一日不斷氣，還應盡一日的責任，怎麼責任輕？我們底責任在將來，汪先生底責任就在現在，將來自有我們應盡的責任。中國危險既在現在，汪先生怎的倒責任輕，難道要將責任留待將來，我們來盡不成？那我們現在要讀書不能去做事，再過幾年書讀好了的時候也老了，又留給誰做呢？輾轉相推，則中國豈止危險而已，恐怕亡的時候，汪先生還活着呢？

## 死念

人不免一死，而人却偏忌諱死，青年人怕夭折，老年人也不願壽終。怕雖是怕，但死終是要來的，於是死念襲入人們的心頭，青年也消極了。

青年人因想到頭總歸一死，因怕煩惱困苦之纏繞而起死念，而不願爭鬥，而放棄一切，而欲促其速死，而走入自殺之路。死念之害人如此。

但死念亦非絕對的懷念吧，我常想死，當我做事遇着阻礙時，却因此——死念而擊退阻礙，達到勝利之地。

消極是青年必經之路，但更進一步，與其無聲無息的不如做一點事，天下事不敢去做者，無非畏死，死尚不怕，更何畏之？有只用公正眼光判定我們所應做的事，以死當先努力做去，當無不勝之理。

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成功固好，失敗亦無不可。既置死於度外，實無得失之可言。有這種精神，死念又何嘗有害呢？

二十年六月二日刊於振樓壁報「太虛」

## 領教以後

在上星期一的紀念週中，汪先生對於我們下過一翻很懇切的忠告，他說了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社會上的經驗。最後他又說我們應當留心「巧妙」，不是僅給振校的師長及同學看的，要防備有外面的人來，看了赤裸裸毫無隱蔽說着我們直覺着的話的「巧妙」，於學校的體面殊有礙……等。雖然，我們覺得汪先生在紀念週中直接教訓幾類於斥責幾個學生的事，不無少許惑疑，而對於汪先生嚴厲譏諷的言辭也不無些許憤怒；然而一思及有人批評是使我們進步的原動力時，不禁欣然色喜了。汪先生教我們要虛心謙恭。無論他底言辭怎樣譏諷，但畢竟是好話，我們領教並此致謝！但對於有礙學校體面的話，又有幾句話要說，幸勿以直覺見斥！

我們想一個學校當不僅是校長的和教職員的，未成人的學生也是一部分，而且是學校所要造成的目的物。要學校辦得好，這一部分人的直覺當不無可注意的地方，而希望他們發表出他們的直覺。現在「巧妙」是我們發表出來的直覺，學校當局對於她，可供參考的則以為參考。至於「巧妙」

常說學校壞話的則無足輕重。凡事真者自真，假者自假，真不可假，假亦不可以真。學校辦理得好壞，自爲有目共賞，豈以區區「巧妙」而逐黑白不分。況且外人也沒有不知道「巧妙」是學生的直覺的道理，於學校體面又何礙之有？因此我們承認「巧妙」有她存在的價值，不應因爲她是沒有精密觀察的直覺和有礙學校體面而取縮她。這一點不知汪先生以爲何如？

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刊於振校壁報「巧妙」

## 關於五月的回憶

「回憶」兩字放在這裏實在太不恰當了，因爲五月的國恥和紀念日，我既不會見到，在我腦筋裏實無可回憶。而我稱爲回憶的，只是每年五月裏，每逢各個紀念日，學校裏放假或開個紀念會，把國恥的歷史灌輸給我們聽的回憶。而我對於這種回憶常發生「爲什麼要紀念」的懷疑。

真的「爲什麼要紀念」紀念的意義最大在提醒人們已冷的熱情，刺激人們的神經使我們復去奮鬥。然而久而久之，紀念往往成了僅具形式的儀式，紀念日來了，籌備紀念，紀

念日一過，像已做完一件事，暫熱的熱情已復冷。不然，中國人紀念的工作倒是常常做的，然而「恥」雪在那裏？

所以我想，過去的已過去了，無論好的壞的，都已成陳跡，用不着去追念，我們所應做的，是今後的努力而不是前此的回憶。整天的紀念，於實際上又有何補呢？

二十年五月四日刊於振校壁報「巧妙」

## 胡思亂想

近幾星期來，我墮入一重魔障，胡思亂想到不可自解，我觀察一切事物，沒有一樣不使我惑疑。我越想越莫名其所以。是這樣經過長期的冥思，我以爲天下事沒有是非，無論什麼人都是對的，我推翻了一切偉大人物事情，從前爲我所崇拜信仰的，使我覺得自己渺小的，現在都平凡化了；我又設想到一個壞人，爲人所不齒的人，我想我都可做到。任何人的話都不能使我相信，任他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我總以爲是片面的理由，是偏見，這個使我不願讀書，因爲我以爲讀書並不見得是對的；更不願學做人，因爲我以爲無論怎樣都是對的。我發明了這個，但還是弄不清，每日仍窮思極想，沒有人

來指導我，其實就是有人肯指導我，也未見得肯聽。我以我的眼光去看，無論誰的話我都以為淺薄偏狹。這種見解直到有一天一位先生偶然說了幾句話與我所想的有些相同，於是我又把我一晌所想的和那先生的話連接起來，歸納到又一原理：天地是一定的，是非是不定的，然而我們既生存在世界上，如果拿鳥瞰的態度來看人生，與實際生活未免不合，必致痛苦不堪，甚至惑疑到不可解決而自殺。現在只要一方面在理想上應知這道理——是非是不定的，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上，照現時代所應做的事去做。

又一天，我看到莊子的哲學，才使我知道我以為是我自己發明的原理老早已有有人研究過了。我知道了這幾星期來束書不觀的錯誤；不然，早些看看「莊子」的哲學不是省了自己胡思亂想麼？

我又知道像我們現在的一知半解，既不能禁止不想，像一般人的夢然過去。就只好努力自己求出路，多讀書，知道些古人的思想，以免尋不着出路而煩惱。要知道我們現在所煩惱的，前人也曾煩惱過！看看他們的解決法，可用作借鑑的。

二十年六月十五日刊於振聲報「太虛」

## 日本的「行動」於中國的「準備」

從九一八事件發生的前後一直到現在，中日兩方都有「一貫的政策」；那便是日本先「行動」而後再想法掩飾交涉，中國先「不抵抗」而後再談「準備」。如果說這是兩國國民性的不同，那麼這真是非常合拍的搭檔，可以一直至於日本以「行動」佔領全中國，中國無抵抗的退到「堪察加」以後去；「準備」若干萬萬年，誰也沒有異言；因為既是天性如此，當然是理所應然。

然而不然，幾年來「行動」和「準備」還未能十分合拍，毫無阻礙，原因在「行動」和「準備」並不能代表「國民性」而只能代表雙方的統治者。統治者要苟延他們的生命，不惜出賣全體國民的利益，於是產生這種怪現象。這怪現象的繼續，是盲人瞎馬，閉着歷史的倒車，把全人類引向黑暗的深坑。雙方的國民，如果要負起推動歷史向前的責任，不願坐視及盲目的被「領導」着走向死亡的路，應該一致起來，反對這種代表少數人的利益的「行動」和「準備」而為大眾自己的利益及光明而奮鬥！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日本人應該反對軍閥們不顧大衆死活的「行動」！中國人應推倒「準備」的漢奸理論，立刻爆發民族解放的戰爭！

在「復旦」時的課內作文

## 星期日

月之十五日，星期，連日陰雨嚴寒，至是日忽晴，冬陽煦煦，頗有暖意。晨，祥弟自滬西來相望，久未見矣，故皆欣然。兩人交換讀畢最近家書，乃相借漫步附近田野。疏林瓦屋，掩映於冬晨如霧之陽光中，使見者起美感。疏林中見一人着獵裝，一手攜鳥槍，另一手提一細線繫一麻雀，不禁爲之輟然。一路暢談閑話。至午歸來，雙腳皆爲路上融冰所濕矣。

飯後，各人攜雜誌坐燕園池邊石上曝日，風甚微，一身皆暖。三五同學，持樹枝敲碎池中冰塊，撈起用作武器以互擊，是爲「打冰仗」。

三時許，送祥弟至門前登公共汽車歸去。是日生活頗閑散可喜，渾忘北平學生之堅苦奮鬥矣。

在「復旦」時的課內作文

## 室友

開學後，到學校來，一直跑到上學期住過的宿舍裏去，住了第二天，方始曉得自己不應該住在這裏，於是，我房子搬家。聽人說這學期×宿舍開放給學生住又經×媽的介紹，便到×宿舍看房子，最後看定樓上一間窗子朝北的小房間，當天便搬好了「家」。左右鄰居都是本校職員。那小房間，住職員只住一個，學生却要住一對，但電燈只得一盞，在房子中央，線又短，不得移動一點。住兩個人，桌子既不好並在一處，電燈又不能分成兩邊。想來怪不方便的。但也沒法，便讓他去。到底務處報告我已搬了家，又把那不方便的理由告訴了。沒有得到幫助，據說兩個人是只有一盞燈的，說最好自己找一個較要好的同學同住，那麼，不方便也可減少一點，自己想了下，與其去拉一個熟人來同住，不如此聽其自然，看碰到一個什麼樣的人物。於是懷着憧憬的心情期待着。

一天，吃完午飯回來，茶房惠珍告訴我，房間已有人來看過了，說明天搬來。問她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她也說不出心裏覺得有些悵惘，又好像本來空虛着的心現在已有東西

擠進了，急急要曉得究竟是什麼東西，但仍只得等着。

第二天一天又快過去了，仍沒有來，到黃昏時候，正預備走出去吃麵，走到校門時，看見一輛汽車開進來，隨即停在×舍前了，車裏堆着箱子等物。不自禁的折轉身走向房間，看搬東西。果然她來了。一口兩面夾着木板的大衣箱，被包，小皮箱，小網籃……搬進來後，人也進來了。一個兩額微微高起的小方臉，細眉毛，燙頭髮。穿着小黑花的藍布長衫。

約她一同去吃麵。在路上便討論着房間太小，燈只有一盞……的問題，兩個人都充滿了合作的親密之感。

吃着麵，忽然桌下一簸箕的小紅辣椒給她一腳踏翻了。她望了一下，不在意的用腳踢了一踢。向我說：「我想起來了，那牆頭有一個電插子，我明天去買一個拾燈來，便可以每個人都有一盞燈了，並且到了冬天白天也可以開着，橫豎也不是我們的電，是不是？」我心裏忽然覺得不自在。隨便應了一聲。大家不響，吃完了麵。

在回校的路上我問她是那個學校畢業的，她很快的說：「××女中。」過了一下，又小孩子似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上海××女中。」

晚上，她的一個也考進這裏的舊同學來幫着她清東西

舖床，理桌子。這樣我們便成了同房間，那天，我在我的日記簿上寫了一行，「憧憬着的幻夢實現了，我的同房間已經搬進來，但我不喜歡她。」

過了兩天，她果然把檯燈拿了來，經了女生指導的允許，在兩個桌子不能並到一處共用一盞燈的時候，可以點着。

她有點隨便，東西常常隨手擺在我的桌上或床上，我的用具也常常在她的桌上或床上發見。

她很愛打扮有些愛嬌。當剛來的時候，她問我是否常到上海去，我告訴她不大去，除非有事情。她笑着說：「那好，我以後和你在一道也不常出去了。到上海真沒有意思。」但從開學到現在，她每星期都去，至少一兩次。買布，看電影……等等。我們房間的電燈可以開通夜許多同學羨慕說好開夜車。但我們從來沒開過。我最不慣夜裏讀書，到十點鐘，眼皮睜不開，一定要睡了。她呢？時常比我後睡，若當她睡時我已經睡熟，她不關燈，一直到半夜，我醒來，便起來關，到第二天問她，她說她害怕。一天，一個同學到我們房間玩，看見檯燈白天開着，笑着說她沒有公德心，她厲聲說：「笑話，什麼公德不公德，我繳了費，自然可以用電，」但隨後她夜裏也記得關了。

一天，晚上，我們第一次作長談，我說：「我喜歡將來作一

點小小的於社會有益的事，不要許多錢。」——其實這話有點唱高調，我現在覺得我對什麼都沒有興趣，什麼事都不會作，只是一天天心灰意懶，沒有能力好好的活，也沒有勇氣痛決的死——她說：「那我和你兩樣，我只願意多賺錢，我是喜歡錢的。你看，一個人沒有錢，便什麼都不能作，跑到電車上，賣票的會把你當作癩三，那真不好。我喜歡錢，我希望我將來銀行系畢了業，能賺到足夠我好好生活的錢。」

她很快樂，坦白，喜歡交際，有時，爲了接不到家裏的信，想家，便會嗚嗚的一個人哭起來。因此，她常常以爲自己是在吃苦，可憐，便努力沒法使自己快樂。於是，許多時間便花費在設法使自己快樂中了。

總之，我們兩個人性格在一級說來，可說是完全不同的。但命運使我們同住了一個房間裏，朝夕相見，寢食與共。真可謂有緣了。從開學以來，這些時，雖說小小盤扭的地方，多到不可勝計。但大致總算是和好的。到現在則不常看出和記得對方的缺點了。我常常想人生真有點不可思議。兩個不相識的人在一起不要多久，便會十分熟識起來。但將來分散以後，再見時還會如此熟識麼？誰也不知道呢！上學期同房間的劉和謝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不知道她們是在天涯或是海角。也許

是近在咫尺，我却無從得知呢？

在「復旦」時的課外寫作

## 老太婆

上課後一個星期的樣子，宿舍裏忽然來了一個老太婆，先兩天是和惠珍睡，後來她就和被窩舖在樓上樓梯旁邊的一小塊地方睡，白天便把被捲起來。從她來了以後，全舍的衣服便都不送出去洗而歸她一個人洗了。她除了洗衣服以外，還做掃地，沖開水的工作，有時，惠珍不在家，大家要買東西的時候，便叫她。一天到晚，大家叫「老太婆」的聲音，是常常可以聽到的。

我第一次看見她，是在她來我們房間替成拿衣服去洗的時候，她年紀大約在六十左右，小小的身個，瘦骨嶙峋，臉上兩個紅濕的眼睛。當她把衣服洗淨送來的時候，成問她多少錢，她說：「不要緊呀，小姐，我是不計較的呀。我自己的小姐，在這邊中學讀書的，死了。我拿點衣裳洗洗。」

隨後，她便正式的給人洗衣裳了，每人一本摺子，記着洗了多少件，多少錢。她一天到晚在洗面間坐着，除了洗衣裳，便

縫縫補補的，做自己的棉襖，夾襖，棉裏腿等等。和惠珍一同吃同學們吃不了的飯菜，有時賸得太少，便兩個人大約都吃不飽。

如果有人和她談談話，她便會告訴她有一個女兒，今年二十一歲了，在這裏實中初中畢業後，給人家當賬房，五十塊錢一個月。當日本兵打上海的時候，受了嚇，後來便生病死了。她還會把她女兒的像片拿給你，一個老實樣子的女孩子。但似乎沒人注意這些。那照片，她給我看了好幾次。每次還要說：「她面孔滿好看的，是不是？她很聰明，結綫的東西，樣樣都會，死了，死了。」

一天，忽然她的在樓梯旁的被窩都不見了。惠珍說她搬到外面去住，晚上去，早上來。仍然給人洗衣裳，幫忙作事，又過了幾天，天氣冷了，便晚上也沒見她回去。大約是常在這樣跟惠珍住了。

有時，從那到洗面間的小巷——也就是她和惠珍的臥

室。——經過，常看見她從床上的墊褥底下拿出那些摺子，辨認着，計算着，她不認識那些字，常要拿出，來請教人。但她究竟弄清楚了那個摺子，是那個小姐的，每次洗了衣裳，她就把手淨的衣裳和摺子一同送去，請那位小姐自己把件數錢數記上去，那批摺子，便是她的財產。

她和許多別的老太婆一樣，嘴碎，愛嘮叨，一次，她在摺疊洗淨的衣服，旁邊有兩件是成自己洗好請她拿去晒了收進來的，沒有疊。成從那裏走過便拿了。說：「老太婆真不好，她氣得要命。告訴我好幾遍。說：『這人真沒良心，她自己洗了，我替她晒，我替她收，只沒替她疊，還要說我不好，還有良心麼？真沒良心呀！』」

她在這宿舍裏住下了，舍指導來，看見，也不說什麼。惠珍要她幫忙作許多事，同學要她洗衣裳，大家都不討厭她，於是，她靠了一點剩餘的恩惠，寂寞的，小心的活下去了。



# 給 朋 友 的 信

## 給育美的信 (時在初級中學讀書)

今天爲什麼不來有事麼？

我們這個街堂內，三天之內，死了一個小孩，一個少婦母子兩人，是生着同樣的病死的，當我今天飯時回來，聽見母親告訴我了，使我難過了半天，雖然我並不認識那個少婦和那孩子。

我又想起耀華喉痛沒來，你也沒來，恐怕也是生病了，不知怎的竟心驚肉跳起來，你不會生氣麼？我這樣瞎想瞎寫。

再見！望你告訴我爲什麼沒來？

× × ×

我因爲××女校放假，同鄉一位姓會的在那裏讀書，她母親從南京來去接她，我也順便去看看，却使我帶回了不少的驚訝，她們的教師叫什麼嬖嬖，我驟見之下，幾疑是會魔術的妖婦，那種裝束態度，真奇怪極了。

在那裏讀書的學生的家長，都相信那學校的嚴緊；因爲他們都相信女孩子是要那麼管束的，會夫人也在母親面前竭力稱讚，勸母親送我去讀，我却不喜歡那所學校，好在母親並不強迫我，仍是任我的意思。

參觀了他們的成績，使我覺得下學期無論考那所學校都非在暑假期內用功補習不可了。你呢？預備怎樣？

× × ×

電影我未曾寓目，好不好自然不知，但據她們（信敏等）說的確是「不好」。竇波先生因我說男子也有虛榮心，引起了他的牢騷，晚上儘向我發議論，還有宣先生，倒似乎有些意思，可惜你不在！

月色是很好，我却不及你的興致高，只略略看了看。

在月下沒人談話，獨自坐着，很容易發幻想，是不是你幻想了些什麼？

小說我沒有，前天劉承訓借給我幾本，都是譯的，有一本創作的落紅，寫戀愛的，不好。

× × ×

接到你的信第一使我歡喜的就是你們的「決定下學期努力」！這次的決言，不但你們相信得過，我也十分相信，就謹祝能收這次「決言」的好效果吧！

下學期的讀書問題，我想向母親將

學費要來却不到振校來，也不轉學，只買幾本書自己看看，你看怎樣？不是想入非非麼？

這幾天，我每天晚上失眠，睡着胡思亂想的想出了許多事，但到第二天早上便都忘了，不然，便都以為想得不對，一齊推翻了，真是虛耗思想。

× × ×

「巧妙」本應星期一出行，但如果鬧「稿慌」就說不定了，我沒有做東西給她，也無從過問，不知能不能照常出來。

母與子沒看過，但他們說好的東西，也許還看不懂，你看了怎樣？前幾天買了一本魯迅的朝華夕拾，你可看過？

是鋒利俏健，還有屠格涅夫的春潮，是一天在申報青年園地上看見什麼沙，騷騎馬……而買的，張友松譯的，也還好。

「燕知草」已看完了麼？

× × ×

昨天在報上見希賢李英都考取大夏，心替他們一鬆，似乎放下了一件大事，你的呢？想好了沒有？

我仍想投考立達，雖然恐怕有些困難，明天先去看看再講。

昨天我又去看了校長，未見有起色，房屋又不透氣，嘈雜，黑暗，真不宜養病，床上掛着符錄，迷信色彩很重，設將不起，冤枉之極，一班寄生蟲怎麼辦。

× × ×

回湖北去，家裏雖似乎已決定了，我總不相信，本不想說出來，不知怎的仍告訴了你，但能動身與否？仍不可知，下季說不定我們還能有同學的機會。

酒闌人散的是可傷的事，我這幾天總覺難過，你想到十年後，自更不堪設想！然而天下事常是酒不闌人不散的，也沒有多大的味，過去的是過去了，留着想想，雖難過，倒頗耐人尋思。

至於學校不必太嚴格，只要比較像樣的，自己多用功，就可以了，你姊姊在家，怎不同她商量商量，昨天你沒來，德謙時敏去邀你的時候，我同耀華時寬談到讀書，她們的環境較我們壞，耀華有時竟連學費都無着，幸得她哥哥和叔叔的幫助，上季才來振校讀了一季書，現在中國的家庭，女孩兒仍是累墜，我們自己不讀書，更不得了。那天，陳先生說了許多話，意思是希望我們作一個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不獨能自立，還要能助人，會把「胡適」用來作譬喻。他累次說你能讀書，但關於她們却未曾一提，又說×××她們做事倒是很好，因為讀書太平庸，總之不能讀書就做事，不要坐在家裏，着眼處總在女子自覺方面，雖嫌「過功利」似的，然而現在不如此也沒有別的法，你看是不是？

太陽好，風也大，吹得灰土滿天，樹枝

× × ×

起伏，不過，爲了陽光明媚，天氣並不討厭。農人們攜着他們的工具，在田裏工作，街上推着的小車，發出啞啞的聲音，坐在這裏只覺得太平，恬靜，別的都忘了。

不知是自己不留心，還是換水土，身體很不適意，頭痛，咳嗽，本來在這裏住一個月，預備做着若干事的，而幾天來只是出去尋街，今天更不想作事。

昨夜做夢，夢見你，還夢見陳先生給我改了一篇很長的作文，醒來才想出來，並沒有作文，那是夢，你知道麼？陳先生真離開振校未？

今天早上有了兩份報看，前天和昨天只看了兩張號外，這裏離天津比較近，但今天看的大公報還是前三日的，看報使我和差不多忘了的時事又接近了些，然而知道時事，除了生氣，簡直不知怎樣好，你想，中國除了亡國，還有別的路可走麼？

（時在高級中學讀書）地名有了「六合里第一間」不過，還是要寫三條巷西首，因爲這地名太新還不出名。

× × ×

接到信，和你一樣地，歡喜得跳起來，到這裏來了幾天，沒有熟人來往——有的都是父親或母親的，與我無干——竟是與世隔絕了，只今天才接到你的信，這麼快樂，想見時寬說的：「躲到孤島上去」是眞幻想而已，絕非可能的。是不是振德到底給人接辦，聽見很難過，我們再「去看看」的地方也沒有了。

前學生會的事，辦得對，你近來對辦事感興趣了許多，是麼？你喜不喜歡「能幹」

陳先生到現在還不知你在那個學校，很奇怪，大概就是你不肯說出的效力了。允中不再讀下去，眞到那裏去呢？許多學校，又在報紙上招生了，都不好，別的

地方恐怕也沒幾個好的，現在鬧到這樣，我們在那裏也讀不出什麼「書」來的。作了中國學生，連讀書的福氣也沒有呵！

我的故鄉給所謂「共匪」蹂躪得，不堪，還加上縣長官兵的拚命要錢，許多人都逃出來，有的會給「共匪」綁去，險些撕票，說紅軍——就是共匪——要在葛蓬岡——我的故鄉，山明水秀的村落——組織「蘇維埃政府」你看。真滑稽得使人不敢相信，怎的中國就變成這樣了？幾年革命，所施的政績如此！

父親作事了，左右不三不四的人真多，官場的鬼相，在今日所謂革命政府仍然存在，在上海住了幾年，過的日子還算清靜，現在真有些看不慣，先以為一個月並不長，現在又覺過得很慢了。

今夜月色好，見麼？你作什麼呢？可好  
些了？

窗外夜景很好看，遠遠有一點很亮的紅光，我疑心是鬼火——荆南從人家借來幾本「聊齋」，幾天都看牠——如果真是這樣美麗的鬼火，鬼也實在不足怕。

記否？暑假中一天，近黃昏的時候，你和時寬信敏到我家裏，那時正吃晚飯，飯後送你們，在淡薄的燈光下，月色如水，微風吹過，我們在靜安寺路上，一面玩一面走，越走越慢，終於經過幾次，「散了吧」！纔懷了無限的愛好與留戀回家去，今夜

如果我們在一處，在那塊田裏散步多好！還有，叫人生恨的事，房東太太要將我住着的一間房隔成兩間，當中做了一堵又笨又濕的牆，好好一間房變成兩個棺材樣的小匣子。因為住不了幾天，犯不着去阻止她——現在不做，我走後還是要做的——然而一看見那堵鬼牆，不自禁的就要生氣，怎麼辦？

幾天就要給你寫信，貯藏着要對你說的話，但，寫的時候，許多都忘了，有的又寫不出，怎樣的？

月琴，弄麼？被塵封未？

今早去金陵女大報了名，校舍像宮殿，美極，因在山上，風景也好，但聽德謙說教會女學校都有同樣校風，鬧朋友鬧得很厲害，使我很害怕，雖然能否考取還未能必！

德謙，是我先去看她的，在你寫信告訴她，我的地址的前一天，我接到一封她寫到三條巷的信，晚上就去了，談到九點多鐘，還沒盡興，第二天，她和德芬又來，玩了半天，晚上才去，可想是很高興的，我們大笑了幾場，她還是和以前一樣滑稽，德芬長得比她姊姊還高了。

上學期，在匯文跑着，每星期去上幾

個鐘頭的理化，和德謙談話的機會很多，半年過去，小有進步，下半年又不想去了。前途茫茫，仍舊和從前一樣糊塗。白白的年年長大。

近時，我不常生病，連小病也少有，這是堪告慰的，惟願你也天天強起來！在非常的時代裏，希望我們都能作點事，不頹廢，不病弱。

在匯文，碰到一個非常偉大的人，使我時常想到她，聽說她現在法政學院？是你下學期仍到持志讀書？

× × ×

較好的學校還不能開學，並且也只收一年級生，而許多膽小的父親的朋友，天天來慫恿母親遷到洛陽去，不知他們怎的給父親寫了信，也儘來信催，我拗不過他們，又不許我一個人留在這裏，一說母親便生氣了，看中國亡了，他們逃到天涯海角去！

這次戰爭，雖然轟轟烈烈，許多人猜結果是中國屈服，真喪氣！

此地報上載魯迅及其兄弟都被日人殺害了，使我難過了一天。

剛才報載中央實中收借讀生，我去函大夏校長要證明書，母親也知道，不知她還要不要去洛陽？

姑且如此做。

× × ×

終於隨他們動身了，在動身前一天，接到德謙從北京寄來一封信，她問你們如何不給她回信，她不知你們現在是否好？

漸漸到了北方，北地人民的苦，真使人看了難過，每到了一站，一些破爛污穢的人們，便都圍了攔來，穿得整潔點立在一起的，會使你慚愧！火車頂上許多人，民露天在上面，當他們爬上去時，還有警察在下面拖他們的腳，昨夜我們聽見一

個女人在上面哭，據說她的什麼人掉下來跌死了，你試想那情形？

在車上，只是記掛着吃，洗臉——這又使我想到了「人爲什麼要活着？」

我有勇氣我真想掉到車軌上去被輾死！

× × ×

在路上拖延了幾天，究竟到了鄭州過來，快到洛陽的一段，都是土山，人民就鑿之爲屋，也有成一個個村落裝上一扇竹門，貼上兩條紅紙對聯，看看奇怪，而且有趣。

洛陽雖民貧地瘠，却滿街都賣洋貨，香烟，電筒，火柴……等都沒有國貨可買，一到下半年走上街去，就只嗅到燒鴉片的氣息，聽說先更是明目張膽的賣，隔兩三家就有一所國府遷來後，還比較斂跡了，先看見的火車頂上的難民，據說就是販烟的，「他們到南方去就賣煙，回北方來就帶來，來回一趟可賺三四塊錢，否則

那裏那些來來去去的」這些都使人難過。

沿途會看見兩次列車運炮兵到前方去，還有好多招募新兵的。

× × ×

報上有了大夏的開學通告，我想日內仍想回上海來讀完這一期，因為學費早繳了，而且別的也沒有機緣。我很歡喜再來看看你們和劫後的上海，更喜歡離開家裏，但父親還是猶疑不決的，否則我今天便可動身的。

住的這房子古舊不堪，天井裏有一棵很大的松樹，有月亮時，也好看，洛陽也有好些她的古跡名勝，但我一處也不會去過，雖然「幸」而來到「行都」但在「遊」上講，只等於白來。

房東家和隔壁有兩個很可愛的小姑娘，都淘氣聰明，常常和她們玩，但依舊寂寞，上街去，小的乞丐緊緊的跟着，哼些

討厭的怪調，又髒！給錢就越多。在這裏我們成了怪物了。

母親很會宣傳，常對人很委婉的說不要買×貨——這裏×貨特多，滿處都是太花的××布——但沒有人懂，常常

「茄子纏到瓜田裏！」我想所謂家喻戶曉門口貼的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振起中華民族精神；執戈教戰；揮戈反×……」等，不知是黨部裏那幾位先生努力的成績！

× × ×

### 給耀華的信

一九二九年

「上一次我給你的信說告訴你『作何消遣』的道理，你還記得嗎？那是梁啟超作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無聊消遣』。大致說：『我們中國人總喜歡『無聊』

無意中在報上看見陳式琦先生的死耗，幾乎下淚了。心非常的跳，不知怎麼這樣難過，急急打電話告訴德謙，可恨不通，沒有人分擔這愁苦。

你若已經知道，當是難受的，自從和他鬧過，再見時，總是那麼沉默寡言，那情景，及今想來，很抱憾似的。不多時，我們認識的人中，已死去兩個了！

泉下有知願他們相見吧！

\* \* \*

『消遣』很可寶貴的光陰，到我們中國人手裏，就變成『無聊』。竟至想方法去『消』牠『遣』牠，這是多麼可悲傷的事。從前朝鮮人就是太懶了，至於亡國。我中國上中流社會的人，竟越學越像了。長

此以往，真是我們中國亡國的鐵卷。」你覺得怎樣？他又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這並不是要叫我們去做志士偉人，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不是向與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我看完了他，也很感動。我今天又是這樣無聊了。想我們這許多青年，都向亡國方面努力起來，中國真是馬上就要亡了。」

「我很愛玄想，想得上天入地，但想些什麼，說不出，寫不出，也解答不出，只是「莫名其妙。」想來想去，歸結到問：「前途怎麼辦呢？」」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分別之後，好像並未幾時，你却換了一個環境，回到幾千里外的，你底故鄉了。接到你的來信，知道你很平安的，我却很替你欣慰，雖然你是那樣的無聊和煩惱。因為我現在的人生觀以為人生本是

和浮萍一般飄來飄去，不能一定的，你這次回到故鄉，能換一個地方，一新耳目，倒也未嘗不可。一快，與這繁華的上海作一小別，也沒有什麼可悲，因為這裏的物質文明完全在外國勢力之下，無論馬路，公司……等等，能使人留戀的東西，也在在能使人觸目傷心。感覺到不愉快啊！

「你說是完全是萬惡的環境所逼。不錯，我們的環境是萬惡的，需要我們去改造，但沒有能力是辦不到的，要有能力只有努力求學是第一個方法。耀華我希望你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是趕快求學吧！不要把牠（求學）當作不急之務，以致被舊家庭的惡勢力腐化了啊！」

「要知道現在我們的責任很重大啊！不但要解放我們自己，並應當去解放全中國被壓迫的婦女，不能頹廢，無聊了。我近來感到我周圍的氣壓非常重，差不多使我失了呼吸的自由，若不覺悟，稍不

留意就要墮落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信收到，看了使我黯然。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們入世不久，就已嘗得不少，悟到「人」真是憂患的動物。」

「我常一個人到街上去跑，離家不遠的一條熱鬧街上，有一大堆書店，生意都頗清淡。去看看，也常消磨兩小時光陰。所好的沒有電車，也不大看見外人——在上海有時會因看見這兩樣東西感到侮辱——然而，滿街的灰色的動物和整天在空中游來游去的飛機，更有不死不活的政府，也够令人生氣！」

「托天之福，搬來這裏，母親還沒有生過大病，雖然比在上海是「不清閑自在」了許多。」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因為覺得缺少許多勇氣，常常想到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女子，想掩蔽牠，去革命麼，從那裏革起？而且也不知爲什麼，又太缺少才幹了。』

× × ×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我在匯文補習理化，小有進步；但在精神上却極感不快。教會學校大概是極專制的，學生都須絕對服從。那些教員不知是因爲我是特別生呢，還是我的態度不同，常使學校當局教訓我，說的話都討厭而且生硬，疾言厲色的「警告」，使人很生氣。我今早和教務主任對了幾句話，回來還哭了。我已許多時不哭了的。』

『我想我從前的環境和教育使我成了現在的人，具有自己的人格和個性，但我現在漸漸在發覺這人格和個性是非常不適於一般的社會的。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有錯的地方呢，還是社會不好。若

說自己錯了，但我不知怎樣是不錯的，雖然我並不滿意我自己的人格和個性；社會不好呢，我又沒有力量去改變牠，我常常是失敗了。作人真難呢！

『但，也許是我沒有吃過苦的緣故。

這就是說，如果多受些侮辱，叱罵，多做些苦工，什麼人格，個性都沒有了。那纔有了活下做人的資格了吧！

× × ×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

『大學生，也不過是給人看作「蠢如鹿豕」的一大羣動物而已，一種便挨罵，聽訓話，無論是有理無理，現在是一響也不響了，馴伏的「讀書救國」。現在作文得作「八股」，課外得看「四書」。有時想來真生氣，但也沒奈何，我們都生在這反動的世界。十分希望暴風雨快來呢！不問能否翻身，但求大大的擾動一下這沉濁的空氣！』

× × ×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日

『說到宗教，我現在不信，但我曾有一個時候，非常相信，不知道我告訴你沒有，由洛陽到上海時，在船上碰見一位神學院的女士，她認爲和我有緣，向我說了許多，她的姿態和言語的虔誠很感動我，及今想起，還並不敢存「相信宗教是癡人」的心，但我究竟沒有相信，雖然在大夏的時候，她去了好幾封信要我她去那裏參觀做禮拜。我現在完全不想皈依宗教了。在南京時同德謙談起，我以爲信宗教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因爲好像有了依靠，但我們生在現社會裏，有的痛苦不能靠信宗教來解除的，社會的動力在推動我們，使我走上應走的路。但這些也只是說說而已，我還不大有那自信：「將來如遇到很大的痛苦的打擊時，絕對不會皈依宗教。」』



X X X

一九三四年三月七日

「我不知是因爲住在這裏太久呢還是見異思遷。覺得這些地方真討厭，正如X君才到南京時，感到那樣不如湖南一樣。但當想到無論跑到那裏，也都只能看到一些「老中國的兒女」，充滿灰色，厭倦和壓迫時，便自己逆料一定不滿意；多飄泊罷了。你看我這人竟成了這樣的，我覺得上海的學生都不使我喜歡，但却更不喜歡我自己！」

X X X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時局似乎很緊張，最近的將來，如果真將爆發戰爭，到使人覺到安慰。」

X X X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

「過去的一學期，甚至是一年，我雖然是在學校裏，却簡直沒讀書。整天的爲「救國運動」而直接間接的忙着，以致把功課都丟了。到閑下來一想起來便覺得煩惱，因爲讀書救國，在我勢不能兼顧，而我又不能並不願放棄那一樣。」

\* \* \*

## 給 鑑 的 信

鑑：

近兩天復旦很安靜，雖然也有人害怕，逃走。

我不回家，即使會有戰事，也等到發

心，一點也不覺害怕。

也許謠言只是「謠言」而已，不會有什麼也說不定，老早逃走算什麼呢？

萬一有戰事，而我沒逃出復旦而被困而碰見無紀律的日兵。我準備盡自己之力禦侮。如此而已。

祝

得到每樣考試成績都是A的

快樂！

泉 復十四午

這是去年十一月上海謠言中日即將發生戰事的幾天真給我的信。

鑑：

兩個月來，也沒得到你的消息呢。半個月來，一直「謠言」很盛，近幾

天空氣更緊張，有些人害怕，晚上多到上海去住，不過大體並沒什麼，課仍照常上，

考試也快來了。至於我個人呢，除了對於「看報」更注意了，別的沒有什麼，也

生以後再講。前兩天父親也有信來，叫不得已時往上海避避呢。

我們也正在忙考試。這幾天我都很用功，一天也沒有逃出去過，自己仍很安

不害怕，我想如果不是真有事，大家都逃光了，我不預備跑出來。如有事變而有工作可做，便不逃。

你悼戈公振先生的文字登在什麼報上？沒看見。世界知識上的一篇也已看見了，也幾乎掉了淚。今天弟弟來，他說：「戈公振好像特為趕回國來死似的。」真死得出人意外呢。

約華前兩星期有信來，沒說些什麼，只是要看過的書報雜誌看，因為住在家裏，悶得很。

肖美是否已不住校，天天走讀麼？我住在南宿舍，九號仍是兩人同住的小房間。晚了，燈還沒來，看不見。祝好！

柳泉三日傍晚

(這是去年一二一九上海各大中學赴市府請願後寫給我的信。)

鑑：

昨天從市府回來，看見大同的隊伍，

不知你在不在裏面？我想大半是在裏面的，可累麼？我連着兩天，加上一夜沒睡，有些昏昏狀，一坐下作正經事，頭便重重的想睡了。

接着你的一首詩好些時了，早便說要回信給你，但一直拖着總沒真個拿筆寫信。你不知道我現在多麼懶，信差不多一封都不願寫，除非不得已。別的文章什麼的，更是「談也弗要談。」

你的詩我喜歡第一段，自然，入神。但我不大贊成你專攻純文藝而看輕社會科學，文學家是離不了社會科學的知識的，甚至自然科學的知識也有用。不是麼？新年後便是大考了，我們八日起，十四五便可考完回家，你呢？

北平的中學校今天起放了寒假。你對這次的學生運動，有些什麼感想沒有？我好像有許多，可是現在不寫了。祝晚安！

柳泉廿一夜

(這是復旦「三二五」慘案正在流連的幾天裏寫的。)

鑑：

我們在「罷課」中，報紙上沒登載，大概怕別的學校響應。

李校長和校董方面現在都為釋放被捕者而奔走，不過同學方面的要求不僅是釋放他們，還要他們逃在外的幾個都能回校讀書，還有李皮，兩個傢伙必須開除，這是這次罷課的意義。見馮（按即馮玉祥先生及宋美齡女士）宋的結果對這事有無顯明影響我們自己不知道，就一些另辟消息看來，南京方面對這次「慘案」是同情我們的，復旦這次得以免不被解散，被捕同學之可以釋放（校董方面擔保），關鍵大約在此。不過，如有所謂「勝利」都是奔走營救的力量而非大眾鬥爭的力量。現在地方當局仍死命和我們作對。將來被捕同學回來後，據

許多同情者的意思都是救亡工作不要做了，因為做的犧牲太大。這樣看來，救亡工作的前途非常慘淡，如果不甘心不做，那得拚着什麼都犧牲！復旦「不甘心」的同學不少，就我看來，將來「糾紛」必仍不免，但我一個徬徨猶疑者，時常在這裏煩惱，究竟不顧一切，加入犧牲者之羣呢，還是「勉力讀書留為國用」呢？

特刊上我沒有寫文章，他們編特刊的時候我正在奔走。「永生」上我也沒寫文章寄去。我現在對「寫文章」非常沒有自信，有時寫點什麼總不敢以為便可用，結果總是自己撕了扔了完事。沒辦法！

我的棒傷已好了，咳嗽也差不多好了，你的傷風痊愈未？

別的下次再談。祝

安好！

泉上四月十二日

(這是復旦「三二五」事件發生後寫給我的信。)

鑑：

才收到你十五日的信。

人是釋放了，不過還不能回來上課。

據校董們担保說最近期內一定使他們回校。故而復了課。

星期日来玩很好，敬候大駕，華堯淑在商學院，上星期日會來看我，最好玩的是主客互不相識。你來了可再去找她玩，建築展覽會在市中心區，也可去參觀，可惜我的照相匣春假帶回家忘了帶來，如果你專為拍照而來，未免使你失望。

「夏伯陽」我也已看過了，一直少

看電影，最近却連看了兩張，一張是「摩登時代」春假中陪弟妹們看的。兩張都不錯。

晚安！

柳泉十七晚

(此為致我最後第二封信。)

鑑：

我以為你還會有信來告訴我你詳細的地址，不想一直沒有，那麼，便寄到德芬的學校吧，不會收不到？

關於入復旦新聞系的事，我在大考前好幾次去找謝六逸（新聞系主任）都沒碰見；以後大考，回家都沒機會再去找他，也不到校了。要問，我在九月一二日便到校去，那時再詢問如何？不然你自己可以寫信問他，寄到「上海狄思威路蘭心里一號」他家裏或復旦去。橫豎我也不認識他。

廿一日北站，我下午去的，去時什麼都沒有了。

我過去的一學期簡直沒讀書，鬧我鬧的，大考一樣材料力學也不及格，也許得重讀。想想怪難過的，不過又不能不管。前幾天，一個女同學又被捕了，現在還不

知放出了沒有，她家裏請了律師學校裏組了後援會。自由永遠是沒有保障的！

「生活日報」我沒見過。現在聽說辦不下去了。是吧？南京什麼也禁止。我想買到一份最後的「永生」，徧尋無着。

暑期沒法過。但也一天天過去了。結果還不是會悠悠忽忽過完了的，一點也不能有所計劃。

見着羅家姊妹來耀華，會有封信來，她幾乎被那表哥氣壞了！再談，祝好！

德芬不另 柳泉七月十三日

(此信是柳泉仙逝以前給我的最

末一封信活生生的)

鑑：

我一提筆總得給人道歉，原因是我總欠着人的信，現在也在此道歉了，不過也不能十分怪我懶，因為你上次信上叫我信寄滄浪亭，弄得我莫明其妙，不知你

是否仍在美專，現在才知道大約美專是在滄浪亭，是吧？

校裏同學有信來告訴我學校遵市府命令開除了三十二人，我也在內，遭了開除要回去也還可以，不過得寫「悔過書」！我家裏還沒接到通知信，我的成績單也沒有寄來，這兩天正在疑云滿腹，耐心等候呢。

我想去蘇聯，如果被學校開除了，沒法繼續的話，我打聽得在蘇聯可以免費進學校，讀兩年書有一千元也够了，不過恐怕家裏逼不過，如果寫了「悔過書」仍能進復旦，大概仍在復旦的，一個月來我在附近中蘇文化協會跟幾個人同讀俄文，每星期三個鐘頭，都在晚上，開學後不能繼續，自修也行了。

被捕的同學都已放出，聽說市府有請她們「効勞」的意思，南京柏心慧也不在這裏，我便一直不出門，在家裏糊裏

糊塗活着，遲至九月初，要到復旦去看看了，不管還能不能讀。

耀華過京時，有封通知似的信來到上海後，沒來過一封信，我不知她預備怎樣，曹祖娥日前來過一次電話詢問耀華，她說在金大補書，她也好久不來了。

你還想進復旦麼？以後恐怕無論進了那個學校，要自由活動總困難了！不過時機一變，一切總要變的，難道永久如此死氣沉沉麼。我想以後得多讀些社會科學的書，自己建設起理論的基礎來，永遠單憑一點熱心，太容易動搖了，我的缺點太多呢！此祝愉快！

柳泉十三日

見羅家姊妹也代問問好，德芬均此

問候。

\* \* \*

## 給 金 的 信

廿五年一月十二日

『關於復旦救國會……我雖被人當作很熱心而時常找我開會什麼的。但您知道，我其實不很熱心，那「不熱心」我總以為是我的環境和一向所受的教育束縛了我，還時常自覺慚愧。因此，看見別人能始終不懈的熱心工作，我只有敬愛的。』

『有人說放了假在家裏無聊，我這次却覺得家裏很好玩，一天一天吃眨眼便過去了，並不覺無聊。只是，事一件沒作，書一點沒讀。』

七月三日

『我一安定下來閒着沒事便要發煩，現在又是這樣。想想爲着做了些不知是否有用的事而把書丟了，真覺不上算，

然而望望四週的烏烟瘴氣，又不得不氣憤……這樣子，下學期是否能安心讀書，自己仍舊毫無把握，天知道將要過些什麼日子呢！能早一天抗戰，不是什麼都好辦了？內戰却那麼起勁，真叫人頭痛呢！……』

『……坐下來正正經經寫信在我是不喜歡做的事情之一，有時好幾封信要回，會怕得索性一封也不寫。朋友們常爲了這也好久不來信，而我却又天天希望有信來，不矛盾麼？』

七月十三日

『不知道你十日到學校去，有沒有得知××被捕的消息？他們說學校當局對這事不看重。我想我聯名寫信給校長或金先生，請他們竭力設法好麼？就請

你就近着手辦理如何？這麼熱天，關在司令部真是難受的事，想想看，這麼容易失去自由，不使人氣憤麼？』

『我「生活單調」是我自己特爲追求的。我沒有耐心去找「豐富的生活」，即使有那些機會。我從小愛孤獨，現在已較好的多了。我自覺煩惱是因爲自己不能深入「單調的生活」，即是說不能專心一致做一件事，我所好太多，而樣樣都是「淺嚐即止」，這是我的一大缺點，我自己知道，我就爲了這個煩惱。』

七月二十五日

『近一個星期來晚上我在附近的「中俄文化協會」讀俄文，每星期三，已經認識了三十二個字母了，還有幾個生字，你不覺得很奇怪麼？我總是這麼貪多嚼不爛的。』

八月三日

『金通尹先生的兒子死了，我在報

紙上見到這消息的，當時很爲他難過了一會，也會想到要寄封信去安慰安慰他，但隨着時間的過去，熱心慢慢減了。如果你以爲我們的信能使他減少一些灰心而多一些希望的話，那也不妨試試看。」

「關於成績……我以爲除了一個F，還會有別的F或E的；現在還好。當然，不會毫不在意的。雖然我自己說過不害怕，如果現在還在幹「救國工作」或別的「比分數更有意義」的事，那是會真不在意的，然而現在是在住在家裏，整天無所事事的時候，也許要哭起來的呢，等到夜深人靜了。但多半是不會的，因爲已經這麼大了。」

「生平感到苦痛的事」很多……但，有一件永遠忘不乾淨一記起就要難受的。是「我這人永不會有用了」這念頭，這念頭常常使我沒有勇氣活下去。」

「人生爲了什麼，我知道，是「使

人類生活更臻完善。」如何？」

八月十三日

「力學不及格，本來不算非常重大的事。但你想，如果想到將來要抱着書本跟着下一班的同學進課室重讀，同時許多課只能望着你們去讀，怎能不着急呢？……」

「我覺得我不會有用就因爲我自己知道對於任何事都不能深入，想到將來會是「不糧不莠」的人，便不免傷心，這，不講它了吧！」

八月二十三日——服毒前一晚

「……沒有三十二人同命運的原因何在，實在令人猜不透，納悶極了，他們都受了處分，獨我例外，一點不覺歡欣，倒像自己作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怪不舒

服的。」

「學校的變動太使人驚異了，想着「救國會」只是把一位老校長救跑了，更無限惘然……金先生要連系主任也不作了，以後恐怕很難看到他，忽覺得他十分好起來，很難過呢！對於復旦的將來，不敢妄加揣測，頂好也不過是一個讀死書的地方吧！」

「我不知下學期是否能安心讀書，自己一點沒有把握，覺得又彷彿，又灰心，頹廢極了。有時想到蘇聯去，也許在那裏可以讀書，只是家裏不會許，而且自己也怕到了那裏，只是羨慕，妒忌人家，也不會快樂。」

「對於各種各樣事情的憤懣使我越變越古怪了，一點沒有辦法。」

## 給 明 的 信

二十五年二月間

『你對「救國工作」的見解及你自己的處置方法我完全同意及同情，還有我認為「喚起民衆」及「組織民衆」是必需的，不過事先必需充實自己以「技術」的知識作起來方能有效是麼？昨天我便是這樣想着到救國會去的，一去便和你經驗到的一樣，受到了歡迎，而且簽了名，而且……：救國會中有幾個份子——×××之流——的言行，我始終不能滿意，比如說宣傳，他便要說吃苦，堅忍，流血等類的话，我以為那些話都說得太早了，留到開戰時再說不遲是麼？』

二十五年七月一日

『在南京耳聞目見的仍舊是些烏煙瘴氣的事，「抗日」不知是那一年的事呢？』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對於時局的認識，我仍舊和從前

一樣，認為停留在現階段中是不對的，一天天只有越窮越混亂，政府應該自動起來打破這沉悶的局面然而……：』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服毒的那天)

『金先生的兒子死了，要再不來教書，恐怕更沒有生趣了，我替他怪難過的，想着過去的一年和將來的讀書環境又爲自己難過，我對「救國工作」失了支持的毅力，但對現狀一切却更痛恨，能抓住一樣什麼才好，拚命讀書或索性作××去，可又都不能算了！』

## 論述

## 筆談

韜奮

最近有個很慘痛的新聞，復旦大學女生張柳泉女士因接到學校通知，說：「該生××××××××××，應自動轉學，」極爲憤慨，同時因她的父親服務政界，不免加以責備，竟於廿四日夜裏在南京服安眠藥自殺。

柳女士是復旦土木工程學系二年級生，據說平日在校沉默寡言，穿着衣飾極爲樸素，素爲師長所贊許，每與同學談及國事，却激昂慷慨。自殺消息傳到她

的母校後，師生無不表示惋惜。這樣看來，柳女士很無疑地是個好學生，是個愛國的青年，但是竟至被逼走上了自殺的道路，這真是一件可爲痛哭的不幸事情。我們對於自殺，尤其是對於愛國者的自殺，向來是反對的，所以一方面對柳女士不勝同情和悲痛，一方面却願敬告愛國的青年們，自殺決不是解決困難的辦法。救國是一件極艱苦的事情，需要咬緊牙根苦鬥的精神。我們哀痛柳女士的慘死，原不忍有所責備，



但爲後死者對於救亡運動的努力，不得不忍痛說幾句。

不能否認的。

當然，什麼原因使這樣的一個好學生，一個愛國

編者按查 柳泉女士實並未接到學校開學的通知書，詳細情形請參閱「理智與情感」

的青年，竟至這樣的慘死，必有負責的人們，這是誰也

\* \* \*

## 關於自殺

柳 湜

張柳泉女士的自殺，很引起了許多青年朋友們的關心，在朋友們的閒話中，也有人問到我的意見，我說，我得到張女士死的材料太少，現在還不想說話。因爲拏一般大道理來談張女士的自殺，那別人已經談得很多了。

過於殘酷麼？

我倒不是反對人家來批評這件『愛國自殺』

這是把自殺完全看做是個人的私事，和別人不相干，好像結婚離婚一樣。實則不然，自殺並不單是一件私事，因爲殺了自己，也同時是毀滅了社會的一份子，還要影響一切具有與自殺者同一生活內容的人，不免暗示了他們都走向毀滅的途徑上來。

案的。有人以爲一個人既然自己要死，難道連死也不給他以自由麼？死了還要遭別人的論長道短，那不是

批評一件自殺事件，實在說來，不是向死者說話，因爲死者死了死了，你對他說了一篇大道理有什麼

用呢？我們是對生者說的，尤其是對與死者同一生活內容的人說的。

譬如張柳泉女士的自殺，就引起了王德謙女士許多傷感，荊南女士也說過，「對於現在誰滿意呢？你？」是的，與張女士同一生活內容的人還多而又多，這一自殺事件無疑的特別要打動這些人的心的，暗中在那裏自思：「她這麼死了，我呢？」王女士在傾訴中告訴我們的是萬分的真切，我們難道不感覺這一事件的嚴重性麼？

批評一個自殺事件，並不能真的阻止一切人都不自殺，尤其那批評如果是單就一般的什麼大道理，不僅不能阻止那些別有痛心的人回心轉意，即對於一般人的稀淡的厭世感也幾乎不能有什麼好影響。我自己就有過一段經驗。我曾經有過一回最痛心的事，也生出了要自殺的念頭。好多朋友勸我，我總覺得不中聽，因為他們的大道理，我早已知道，我只覺

得厭煩，不要聽。我也曾經割過一次盲腸炎，在行手術前，醫院的牧師在爲我禱告，因爲據醫生的診斷，盲腸炎已有多日，怕已變成腹膜炎了，那時真是生死的交關，但我不是聽進了牧師的話呢？我覺得是多餘的人到了不顧生命時，什麼大道理都會失効力的啊！

我覺得，一個人在傷心時，你如果也自然的陪着他下淚，一定比帶着嚴肅的面孔，說一篇大道理要強，對自殺發了一篇大議論，倒大如把一個具體的自殺事件，作一個詳盡的分析。再拏張女士說罷，如果我們能得到張女士內外生活上的更多的材料，把張女士的自殺過程從社會的背景，從她個人心理的變化，一直到發展到她吃安眠藥，寫出一篇詳細的分析來，我想，這對於與張女士同一生活內容的人，一定會感動得更深，或許會因此翻然改變生之態度，走上生之抗爭的道途上來罷！

一篇自殺的批評的作用，不要把它太誇大了，我

們只要從一事件中，影響到與這一事件有關聯的人，就算成功。至於單在燕子磯前，釘上一塊『死不得』的碑子，那幾乎完全無用，因為真的決心跳燕子磯的人，他的眼睛早已不看這塊牌子，不是一句警告可以阻止的。

## 「潮浪掙扎中的犧牲者」

曹聚仁

當巨潮從上流沖下來，而遇到了彎曲時，潮浪必定更外的湧猛，更外的激烈，於是就有無數的浪花水沫飛出潮浪，濺向兩岸的泥土。同樣的，在時代狂流大轉變的前夜，無數的前進份子之被犧牲於不同的狀態之下，也是必然的事。他們是組成狂流的水份子，但是因為他們走在巨浪的尖頭，於是就有變成水沫濺出去的可能。張柳泉女士就是被犧牲了的一個。

張柳泉女士的死，希望張女士的親屬，朋友能具體的將她死的過程細緻的寫出來，這不是要苛責死者，而是爲了更廣大的生者。

我對於自殺事件作如是觀。

不 \* \* \*

柳泉女士生前熱愛着我們這破碎了的國家。她的一切愛國者一樣有着靈敏的感覺，她覺得處身於這四面受逼的時代，再也不能安心致力於書本上了，她再也看不慣那種馴服的奴隸性了，於是暫拋開了書本，參加了實力救國的集團。她以滿腔的熱誠，獻身於救亡的工作；可是她却沒顧到『愛國就有死罪』的法律，她終於被逼上了『自殺』的道路。

我們對於『愛國』自殺並不想歌頌，那不是該走的正當的路；要是柳泉女士死前的一刻能靜思一下，她一定也不贊成此種無代價的舉動的。我們有一個活的身子，一個會思想的頭腦，我們必須做一點有代價的事情。可是柳泉女士爲了一時的過分的激烈的衝動，終於死了。我們對於她的真摯的熱誠，不能不萬分的惋惜。而我們對於逼她死的魔鬼，更加倍的憤怒，加倍的憎恨！

## 略論張柳泉女士的死

張柳泉女士的死耗在報上看到之後，我腦中登時閃電似的，記起了一個與我相隨了十年的老朋友來，那人就是屠格涅甫的新時代的主角涅許達諾夫。這種聯想，自然不是無理由的，雖然我在當時對張女

高爾基說：『真實有兩個：一個是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另外一個是新生的，健全的，在舊的真實之中生長出來的，而否定舊的真實的。』我們所要的是後面的新的真實的時代，這時代不久就會來到我們面前。經過了一個激烈的潮浪的衝撞，再下去就是澎湃的順流了。

我們對於潮浪掙扎中的犧牲者致深深的哀悼。

\* \* \* \*

柳 湜

士自殺的原因，可以說並不詳細知道，但根據報紙上的記載，我知道他是一個智識者，一個進步的女青年，我就不禁聯想到涅許達諾夫，他的影子在我眼前活躍了。

果然，不幾天張女士的妹妹在給王德謙女士的信中，就說：『姊姊的死因便是小資產階級前進青年的煩惱。』我當時的腦裏就湧出舊俄時代和中國今日的一切情況全影。我的情緒非常的緊張，我記起郭沫若先生在譯完新時代後，附帶說他把涅許達諾夫槍斃了，但涅許達諾夫並沒有死，現在還活着，張女士就是中國的涅許達諾夫。

日來更由朋友處得到張女士的妹妹更詳細的報告，張女士的遺書以及死前的通信，更使我看出張女士的死，確不是一件平常爲了戀愛；單純的經濟原因或估名釣譽的憂國自殺，她的死，實在爲一個所謂『前進青年』間的嚴重問題，雖然人死了，不久就會被人遺忘的，但這一段公案，實在不應簡單的看做一個人的死用時間去洗淡，忘却。

什麼是涅許達諾夫呢？

不滿現狀，同情『光明』甚至自己參加爲光明

而抗爭。但自己的階級根性却使他在思想上，行動上，陷於極度的矛盾中。他知道自己劣根性，要求改造，却無法克服這些劣根性，自己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鬥士。在一種運動的過程中，他所受到痛苦是二重的，一種是敵人所給與的打擊，一種是他內心的決鬥。因爲他在意識上已接受前進的真理了，他對真理微笑，甚至頂禮，但他把運動和運動中的人，也都抽象化，美化了，他耐不住運動進展過程的遲緩和險阻，看不慣一切人事的醜惡。他的參加運動，雖然是熱誠的爲了光明的追求，但同時總帶上傳奇的氣氛。我親自就聽見一個最前進的智識青年的自白，他之參加抗爭，固然是爲了信仰，但同時也不能否認，它想藉此毀滅自己。所以，他比什麼人善感，浮動，苦惱，總說一句是矛盾。

如果讓這樣矛盾發展下去，結果是容易走到虛無的方面去。即令他還沒有脫離一種運動，他的意識已與一切人們分離了，無論在理論與行動方面，嚴格

的說，在意識上確是與同伴們早已分開，事實上自己完全陷於孤立。因此，他看不慣一切不合真理的事，一切中途變節或不合他的理想的同伴。他弄得真理完全和現實對立起來。他覺得真理是美麗的，現實呢？是醜惡的，灰色的。他不反對改革，也祝他的同伴繼續奮鬥，但他不來了，他看不起自己，否認自己生的價值，他自殺了。

張女士在給她的妹妹及遺書中，就充分表現了以上的氣質。他同情中國『被榨取的勞苦羣衆』，說『不應忘掉他們』，她曾經勇敢的參加過救國工作，對復旦改組表示那樣的憤慨，關於學校開除同學和要寫悔過書，她寫道：『見他媽的鬼！作救國工作需要悔過，偏不寫悔過書』，『沒有大學畢業的命便不讀拉倒』，想到蘇聯去留學，又想到東北作『匪』去，這些都是表示她同情光明，富於反抗，進步的一方面。

但是她矛盾的。在她的眼內，『中國人都潛伏

着『死』的意識。』『她看了秦理鏡夫人全家的自殺』，她說『我也不敢相信此後不會自殺。』對於自己是十分看不起的。她說，『我現在知道我將沒有什麼改變了，將永遠是思想複雜行動緩慢，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我意識太複雜，思想太蕪亂，劣根性太多。』『我既不能犧牲一切，獻身民族解放運動，又不能安心求學，成一個學有專長的人，自己固然煩惱，於國家社會以及所親愛的人們也無好處，與其靦顏還不如早死』，『對國事失望，對復旦失望，對自己更失望，以致沒有生活下去的勇氣。』『天天報紙只會說鬼話，活不下去了。』在給家庭的遺書中，她說：『這個社會把我組織得太複雜了，遠在七八年前，我便知道想逃避活着的責任，那時我曾料到自己會死於自殺的，而今逃不出自己的預料。自殺是儒者的行爲，我承認，我懦弱無用，連死也只選擇最容易的一條。』

這正是涅許達諾夫的收場，是的，我說過，我們要了解張女士自殺的過程，我們不是來苛責死者而是爲了更廣大的生者。自殺論的另一個名字應該就是救生論。中國社會雖然早已超過了涅許達諾夫的時代了，但是中國客觀的複雜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解放抗爭的艱苦，尙留有涅許達諾夫存在的社會基礎。張柳泉女士死了，我們難保不有第二第三個張女士自殺事件發生，這是何等嚴重的青年問題啊！我們不

## 跳出家庭的圈子

最近在生活星期刊上讀到王德謙女士給韜奮先生的信——傾訴裏寫着：「我也有自殺的勇氣，當那些凡是我會幹過，曾經嘗試過，曾經聯想過，或是我預備繼續着將來還要幹，還要嘗試的種種大小事，使

能機械的說，『前進』是不會自殺的，自殺就不能還說『前進』。這裏有一階級的人要『前進』但也正因爲前進了一步也馬上死在這前進中，我們怎樣來使這些本來有爲的青年，繼續走第二步呢！（有機會時，下次再解答，也希望親愛的讀者們自己解答。）

附註：屠格涅甫新時代，郭沫若譯，商務出版。這本書到今日止還值得一切所謂前進的小資產階級的人閱讀。

\* \* \* \* \*

（茲）

我興奮而忘憂的時候，我便感到我的周圍，盡是我需要幹的工作！我有工作，我不能死！所以我便昂着頭，望着前面興起生之趣味，生出可貴的意念而一方面呢？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使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懷

喪欲死，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只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

讀了王女士的文章（在生活星期刊及前期本刊上的）知道她不但會寫流麗感人的文章，而且是思想前進，昂着頭向前跑，努力幹的人；但是這樣一個前進的新女性，環境使她失望，煩悶，而至使她懊喪的時候，使她不死而挽住她的脚只有「家庭的天倫之樂。」那真的太危險了。這力量是多麼薄弱呢？我們不應說，家庭有「禍福旦夕」的不祥話，但是在這半殖民上討生活，而能有天倫之樂的，真是萬幸者了！（遙望東北以及行將淪為東北第二的其他各地的姊妹們，她們的天倫呢？她們天倫之樂啊！）幸運的德謙女士，以及同德謙女士同樣幸運，同樣有知識能力的姊妹們，希望你們把眼光再放遠一些，縱使千萬個使你們

失望，煩悶，懊喪，挽住你們脚的，決不僅是「天倫。」請你們遠遠地望望，那裏是維繫我們民族的危亡，要我們做前衛的無數人羣啊！他們沒有笑臉使你們愉快，他們沒有一個安樂場所，使你們倦怠後去養身，他們更沒有半點溫存，使你會對他留連，但是你們該自發地為他們而努力。挽回整個民族的危亡。

何況使你們失望，煩悶，懊喪的，似乎是事事都是到處都是，但是我們仔細一看，這些全是少數人的勾當，我們為什麼要懼怕少數人的力量，而渺視自己呢！我們為什麼要拋棄多數人的對我的要求，而將性命獻給那有限的「天倫」呢？誠如韜奮先生所說，「我們有我們生的任務，並不是專為『父母弟妹』而生的。」然而我知道現在和德謙女士同樣的小有產層姊妹們，不知有多少，她們的思想是前進的，行為是努力的，也許尚有溫存的家庭的緣故吧，她們容易前進，但碰到障礙，她們會停留，這時家是她們唯一的安息



所。這個有天倫之樂的家，可以挽住她的腳，使她生，同時也可挽住她的腳，使她見畏難而停留。我們不鼓勵姊妹們叛離「天倫」，我們却要鼓勵姊妹們，將視線放遠些，不要在這狹小的範圍內求生求安慰，與避難！

在這多難的大地上求生，失望，煩悶，懷喪，是難免

的，這些都是障礙我們前進的電網，釘板，我們只有設法除去它，才得更前進，同是一死，因和障礙物鬥爭而死，死也悲壯啊！這地球上，光明等待看我們，只看我們怎樣和障礙物搏鬥而進行。

# 文 念 紀

## 痛念張柳泉女士

王德謙

見生活星期刊一卷十五號

我怎樣都夢想不到年方念二歲的她——張柳泉女士——會那樣不到該死的時候而死了！知道她的朋友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一定都很悲痛的。

她是湖北應城人，平時和我們雖然說的是國語，但和她的父母弟妹們却總是噥哩咕嚕說的湖北話。我想她大概是生長在湖北的。我初次和她見面，是在上海愛文義路振德女中的一個教室裏，那時候她剛是初中一年級的新生，我却比她早去半年，所以我已經是那一級的級長了。我初次和她交談是當我捧着幾本教科書送到她的面前，說：『這是你應該讀的書！』『哦，謝謝你！』她回答我。以後我便走開了。我現在已經記不起我為什麼送書給她讀的原因了，大概是為了我是盡級長的責任吧。

初中一年級終了，我因故離開了那裏，跑到南京進匯文女中。這期間我們並沒通過信，因為當時還沒有友情。我想這也許爲了她是個沉默寡言者，態度舉止總像個大人；而我却是個天真活潑的頑皮孩子的緣故。初中二年級終了，我又因故跑回了上海，又進了那個學校，她也仍在那裏，不過因爲品學優良，校長准她跳了一級，所以我在初中三，她却在高中一了。然而爲了會同過級，又因爲有幾個同學的拉攏，我和她才發生了相當的感情，對她的品學和爲人才有了相當的認識。在這一年裏，我們遇着了一位很好的國文先生，他常常在教書本子以外，顧到我們的思想問題，介紹好書籍好文章給我們閱讀並鼓勵我們寫文章。所以這時的我們——同時有七八位之多——已非普通中學校裏專講

究衣飾，專愛看電影的小姐們可比了。我們因此還組織了學生會，分出什麼股，去分頭的進行工作，把各人私有的書籍捐出來構成一個小小的流通圖書館，大家可以借閱。體育股還置備有球類，以訓練體格；出版股還規定了在每星期出一大『壁報』，『壁報』的名稱叫做『巧妙』，柳泉自然是特約撰稿者。（她因為是學生會長，故不得兼任，其實還是她的力量最大。）她的文章的清逸，字句的簡練，已經在這時畢露了。而且文句中往往是深刻而銳利的，於是我們的『巧妙』從此不妙了！有一天的早晨我們發現『巧妙』失了蹤，察訪的結果，才知道是被校長扯去，而學校和學生間的風波就那樣的興起了！我們——學生——在晚上開夜車重抄稿件，學校是硬不許出版，後來竟鬧到校長要開除學生，而學生則全體準備離校。我們天天開會討論，學校也天天會議商談，可是終於由幾位教師的誠意斡旋而折衷解決了，因為校長無意真的開除學生，而學生亦不想真的離開學校。這時柳泉——我們的學生會長——領導羣衆和壓迫我們的敵對勢力做英勇鬥爭的幹才，也充分的顯露了。

初中三畢業後，我們都分開了。我因為淞滬之戰，跑到了北平，她大概是進了大夏。這期間我們通信不少。高中二年級時我又回到了南京，進了匯文，她已高中畢業了。這時她的家已經搬到南京來，我們見了面，我常去找她閒談，覺得非常投契，一談就非三四個鐘頭不可，而她也總是留我吃過晚飯才放走。我們深厚的友誼關係在這時便更進一層了。她以我爲知友，我以她爲畏友，互相勉勵，互相警醒，向着各人各有的光明的前途，同一的目標前進着！

## 公開的信

傾訴

王德謙

見生活星期刊一卷十五號

誦齋先生：

一提起筆來，便好像不知有多少話要對你傾訴：

復旦大學女生張柳泉女士的死，我想你一定早知道了，也許會有什麼感想嗎？

我是她七八年來的老同學，正如我和生活——以及生活的化身——一樣地有着深厚的友情！所以她的死於我不啻是生平一個莫大的刺激！這比死去的嬌親的弟妹還利害，因為死去嬌親弟妹那只是骨肉之哀，而死去朋友——像她這樣的朋友——却直接間接的影響着我的前途！我的人生！而同時也許還會影響着無數明明不相干的青年！你信不信？

前天我曾寫過一封信致柳泉的大妹妹荆

後來她考取了社會局開辦的貧民小學校教師的職位，把社會局長（當時是王崇植氏）給她的委任狀給我看，好像很高興似的。其實她的父親很有錢，並非供不起她升大學，我想她之所以不即刻讀大學，也許是想藉此試試她的能力吧。她是個勇敢而富有獨立精神的女性，像這種事我真趕不上她。別說叫我去教那些頑皮的苦孩子沒耐心，就是當家庭教師我也不成功而她就居然吃得苦，耐得勞把一般黃包車夫的女子訓練得蹦蹦跳跳的喊着「張老師！張老師！」她還常親身到她的學生們府上——貧民窟的草棚裏——去調查家况，或慰問病者，使他們敬如天神！後來她又預備升大學了，社會局長挽留她連教下去，學生們則跑到她家裏哭求着：「張老師！你不要走吧！你走了我媽就不許我上學了啊……」也許她又繼續了半年吧，我記不清了。臨升大學前還到匯文女中去補習化學和物理，又和我同班上了幾天課。我們倆真算有緣！

她考進復旦後我也自筴澀上了。可惜離得很遠，不能常見，有時在大馬路遇着就緊握着手不放，通信也還算密，友情是有增無減。記得有一次她終於來到了我們學校，在宿舍裏和我大談起了人生哲理，簡直是口若懸河，句句有理。平時沉默寡言的情形，却不知逃到那兒去了。走了之後，惹得我同房間的同學大加稱贊了一陣，連我也覺得光榮。

她平時愛穿黑衣或素色布衫，從不燙髮，或塗脂抹粉，也不着高跟鞋，又沒有看電影的嗜好，在我們這一輩同學中真是少有的。她除了努力於課內的功課外，餘時便遍購前進的新書報新雜誌，自行閱讀；而對於普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亦

南，昨午才接到覆信（附上一閱），在判南女士的覆信裏，她說：「……姐姐的死因便是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的煩悶對於現在，誰滿意呢？你……」啊！先生！你看見嗎？「小資產階級前進青年的煩悶」是她的致死之因！我敢說：「學生運動怒潮中的有力份子——學生本身——除了一些漢奸，營私的這個黨那個派的一些人外，大多數都是屬於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他們（包括她們）是純潔的，坦白的，熱血的，有着愛國熱誠，有着革命精神的進步青年！而且他們並不是專為出風頭，空空搖旗吶喊混過五分鐘就算了事，却是時時刻刻都在想着：「就這樣幹！在幹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應當如何分配，我們的鬥爭姿態應當採取那種方式才有功效？過了過後又怎樣，將來又是怎樣……」啊！這個「將來」簡直是他們感着最苦悶的字眼兒！因為他們看見不但「將來」是那麽慘淡無光，就是「現在」也會使人徬徨不定。一方面固然他們希望的是有着滿意的兌現的「現在」和光明快樂的「將來」，然而事實上所得到的，是甚麼？是皮鞭、木棍、大刀、水籠、拘捕、慘死……他們

稍有根底；對目前的時事問題，時局變化，莫不熟知詳盡，可算得一位努力的時代青年了。她學會了世界語，學會了新文字，最近又學會了自修俄文的本事，因為她想將來要到蘇聯去留學，她的入土木工程學系，便是爲了這個，而這動機是由於在報上看見一個蘇聯的女工程師在她的工作報告底下的簽名而起的。這雖然近乎滑稽，但她的努力想把自己也造成一個女工程師的決心，還是很可佩的。所以她那初在復旦是個很用功的女學生，後來因爲看見國事日非，學生運動的巨浪在很短的時間裏蔓延到全國了，她才變成了一位熱血的救國女戰士！那是完全純潔的坦白的熱血的！假如有誰給她戴紅帽子那才是大大的冤枉了她！也許有人說她是愛出風頭吧？不，一萬個不由她平素的爲人態度和個性看，她完全不是招搖驕矜的人，而却是個肯埋頭苦幹的青年女子。

她的頭腦極端聰明，心胸亦極曠達，平日說話行事，均極明白，而這次竟遭慘死，真是誰也料不到的事！我們幾個老同學每聚到一起，總是說：『我們這一班人裏，柳泉的前途最有希望……』這是因爲她的本身固然是那麼好，而她的家庭環境也很好之故；她父母雙全，一弟兩妹，她的弟妹都是有中學大學的程度了。這位大姊一死，真是心痛煞人也！

我痛念這位好友，只是把自己以爲該說的寫了出來，雖然不是什麼好文章，却是句句實話，字字出於真情的露流，所以我便也覺得可以自慰慰她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午夜於蘇州

英勇的不顧雙親的苦勸，友朋的忠告，放棄家聲的享樂，愛人的溫情，丟掉寶藏萬千的圖書館，諄諄善誘的好教師；發瘋似的去和一切惡勢力拚命！爲了什麼？希望的是什麼？要求的是什麼？

她——柳泉女士，決不是個弱者！她小時的勇敢堅毅和富有獨立精神的個性，告訴我們她不是個弱者！她不受經濟壓迫，她不受父母虐待，她不會鬧戀愛糾紛！她沒有失業的煩惱……然而她終於那麼死了！而是死於『小資產階級的煩悶！』先生！我想每一個如上面所說的所謂前進青年，當他們看到這股新開的時候，都磨着眉頭想：『哦！她這麼死了！我呢？……』也許有的回答是：『我不死！我不能像她那樣偷偷的死去！那有什麼用呢？真像魚死得不值……』而有一部份的回答必定是：『唉！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實在也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與其受着虐待，吃衛生丸而死，還不如自殺了痛快……』老實說，我們都有自殺的勇氣！我們只要不怕流血不怕死，我們便有了那個勇氣！只是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不能讓自己隨隨便便的死去而已！老實說，拿我自己來說，我也有自殺的勇氣！當那

## 憶柳泉

王德謙

見婦女生活三卷五號

記得上半年在申報上，看見那段關於一位剛從蘇聯飽學歸來的我國名記者戈公振先生病死的消息，我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了他半天！還爲他寫了一篇追悼文登在報上紀念他的哩！那還是個未曾晤面者，可是他究竟是個已經負有聲望的名人了，而現在我要悼念的呢，却是一個壯志未成身先死的老友！而且她還僅僅是個青年學生！一個無名的，可是自幼就不平凡的女性！

假如諸位讀者看過本月卅日的立報的話，腦子裏一定還存留着一點關於一個復旦大學女生，在南京自殺的印象！我現在記的正是關於她的事。

我和她是初中一年級時的老同學，七八年來我們雖然不是常在一起，却也沒斷通信，內容每每總是學理的分析，對中外作家的認識，對各家名著的批評，對時局的態度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等等，而絕不是對衣飾的研究，或髮膚的保護法等等所謂摩登女性們所慣談的那些美麗的身邊瑣事！其實她是個理科學生，而我却是個愛文學的，我們竟能投契到那般地步！相知到那個程度！

正如立報所載，她才二十二歲，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生，平時沉默寡言，衣着樸素，除與一二知友來往外，絕無其他惡習，素爲師長所贊許又爲朋友所

些凡是我曾經幹過，曾經嘗試過，曾經聯想過，或是我預備繼續着將來還要幹，還要嘗試的種種大小事，使我興奮而忘憂的時候，我便感到我的周圍是我所需要幹的工作，我有工作，我不能死！所以我便昂着頭望着前面與起生之趣味，生之可貴的意念！而一方面呢？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懷喪欲死，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腳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我覺得如果我死了，不但愛我的父母會受不住摧損，就是敬我的弟妹們也將失了前導者！却不是我自私的依戀家庭。國家世界都甘心拋棄，家庭還算什麼呢？我想和我作一樣想的人必不少。這麼說來，我們真是危險的！只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你信不信？所以在這個時代，我覺得其他什麼職業問題，升學問題，社交問題，婚姻問題，……都不成其爲問題，却是我們還是「生」呢，還是「死」的問題了！先生！請你不要誤會我像是在發神經病，我確是個身心健全的女性！只不過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有些興奮而已，而且我

推重！常本着「少談話，多做事，說了就做，做了再說」的主義埋頭苦幹着一切，她認為應該幹的事，譬如在「一二·九」「一二·一六」……事件未發生之前，她原是個苦心研讀土木工程的好學生，爲了要把自己造成一個國家社會所需要的傑出人才！可是時代的暴風雨一到，她反了！暫時放棄了個人的事業，走上了集團鬥爭的大路！（我說她反了並不是指反動，而是指她反了原來的主張）復旦學生赴京請願團在京滬綫上日夜的苦鬥三四天的可歌可泣的光榮的史實裏，她也佔了一份！雖然那時她還不是領袖人物，却已是那個集團裏的一分力量了！跟着復旦的「三二五」降臨，她便首當其衝的被五六個武裝警士把混身擊傷了七八處，抬到醫院去，致使她的慈母在她身旁痛哭一場！之後復旦救國會時爲外力壓迫而動搖，還賴她們實力整頓，才得仍然進行工作，這自然是她被勒令轉學的原因！記得春假時我在南京會着她，已是變得又黑又瘦了，因爲她天天在外面跑，在上海聯絡各大學學生救國會，進見馬相伯先生，在南京又聯絡各大學學生救國會，晉謁馮玉祥先生夫婦，和于右任先生，雖然多蒙厚意招待，表以同情，尤承代爲轉達蔣先生，但又常被各校執事人員所驅逐，以致根本會不着那些愛國同志，這都是爲了復旦！爲了整個學運爲了中華民族的危亡！然而如果有人猜她有什麼黨派和色彩，那才該殺！

有時她也感到疲於奔命和到處碰壁的磨難而對我說：「啊！我才矛盾哩！時想想功課丟得真可惜！考試有一樣不能及格真難過！還是安心坐下來好好的讀書吧！國家也需要有學力的人才呢！可是看看眼前的一切，又不能不管！」

不是在宣傳「死了好」的可怕的主義。我反對！我反對前進的青年隨隨便便的死！我反對像柳泉女士那樣的死！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你領導我們往生的路上走，却不是向你傾洩我的滿腹牢騷，或是預報我也會那樣死的消息！不過同時請你注意到我雖然不會再那樣死，而別的青年却不免有作那樣想的人們的問題。

青年人，尤其是知識階級的青年人，他們是最敏感的！無論是內心的，無論是外形的種種感觸和遭遇，都時時刻刻的向他們進攻而使他們感到煩悶！除了一部份在思想方面相當的健全，在意志方面相當的堅定，在實際方面有相當的經驗，在學識方面有相當的基礎的青年人，大多數還在猶豫徬徨着好像身心的四周都是問題，無聊的「？」在腦子裏轟轟亂亂轉着。我們自己不能解答時唯有煩悶！我們的父母和我們好像隔了一個世紀（當然不是單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相當覺明的）。我們所感到的煩悶，他們不能了解；我們所要求的兌現，他們不能給與；我們苦惱着的問題他們不能解答，假使我們都能有像你那樣的一個叔叔或伯伯，先生或朋友，當然

唉！如果不是時代的巨浪湧到她的腳前，她真可以把自己造成一位前進的女工程師哩！

一九三六年的五卅紀念會上——在市商會的講壇上，有一位穿着黑布長衫的女學生，說是代表復旦說幾句話的，就是她！我想凡是參加那個紀念會的人們都還記得！她握着拳頭，挺着胸脯，從容的講演着關於「怎樣糾私」的話，每說一句，就緊跟着雷動的掌聲！我坐在下面真是說不出的又快樂又難過！此刻我睜着眼睛都能看見她的姿態，掩着耳都能聽到她的演詞似的！

她又常常把復旦學生救亡工作情況和全市全國學生救亡工作的種種跑到大陸報或大美晚報及幾家關心中國的英文報館去用英文報告，我想幾位和她交談過的外國編者一定也還能記起她！

在初中裏同學時，我們試辦過兩份「壁報」，她也是編者之一，那簡練明晰的文字，證實了她清新超越的思想！後來爲了「壁報」內容涉及學校所忌的地方太多的緣故，引起了一場大的風波！我們不斷的開學生會討論應付途徑，（那時她是學生會會長）而學校當局也便不斷的商量着解決辦法！我們的編者和重要人物都會被校長請去談話，可是最後的勝利還是我們的！這時候她的幹才和口才思想和能力都會充分的顯露過！記得有一次我們爲紀念什麼日子在寧波同鄉會演劇，她飾「青春的悲哀」裏的老官僚，（現代中國名導演應雲衛先生導演）演來唯妙唯肖，應先生還說她是大才小用了！

一九三二年夏她的家也搬到南京來了，於是我們又能時常會見了，後來她

好些。然而我們沒有！我們只是徬徨終日，苦思終日，煩悶終日，還是問題是問題，解答是解答，各不相關！結果，弱者唯有想死了乾淨，強者也只是哀鳴掙扎而已！所以我希望你除了自己本着良心努力於救亡運動，或是領導青年共同努力於救亡運動之外，還得時時刻刻關心到他們腦子裏所轟轟亂轟的「？」因爲這些「？」的確是他們的「生」和「死」的懸崖！一個錯謬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

寫到這裏，還是結束了吧！頭腦都像空了，然而思緒是亂的！太興奮，寫不出什麼好話，字句又這麼草率，還得請你原諒。

還有，這裏我抄下關於一個哥哥寫給一個弟弟的信的一段給你看看：「……一個大學教授可以發表一篇熱烈的論文，或是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吹羣衆去實行救國運動，但絕不能領導自己的學生去參加。這原因是：羣衆救國運動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是一事，教育學生使其早日完成學業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另一事。二者各有其立場，並不矛盾……教育者同時有此兩種不同的態度，不特不可非難，而且絕對是



考取了南京社會局辦的一個貧民小學校教師的職務，得了委任狀，她又和黃包車夫的子兒們混在一起了，在她只是想嘗試一下滋味，訓練一下自己的能力罷了，她教導那些窮苦骯髒的頑皮孩子們倒津津有味！學生們也都親切的喊着「張老師！」她也只紅着臉答應着她決不採用「體罰」的教導法，可也沒看見那些孩子們敢爬到她頭上去！後來她又升大學了，急得社會局人員誠意挽留她連任，學生們哭着不放她走，趕到她府上去苦求！然而她終於考進了復旦。

她是個理智強過情感的女性，平日多看理論的書籍却少看愛情小說，所以她平時除了以坦白誠懇的態度對朋友之外，從沒發生過女性們所常會有的因多情而鬧出的愛與妒的趣事（當然這也是個性所致，決非因多看愛情小說所致）所以在她的生活裏也沒見有過戀愛的事，無論同性間或異性間，只聽說她在很小的時候會因父母之命和一位親友的兒子訂過婚，後來那位素不相識的未婚夫在清華畢了業（也是學工程的）任職天津，因為已經到了結婚年齡便提議結婚，啊！她那裏會答應？她素來是反對早婚的，而且她認為在這個社會裏女子一結婚便算完了，有什麼宏圖大志也得化成泡影！眼巴巴望着人家幹！同時她主張：「女子的終身歸宿不是結婚，不是回到家庭去，不是專爲了養兒奉夫，而是和男子一樣的以事業爲終生大事！戀愛和婚姻只是人生某一個階段，……」所以，她拒婚的結果便解了約，然而他竟不捨，趕到南京來見了她，談得很好，又做了朋友，通信……到現在他們準又走上了那原來築好的路了，可是，誰想得到她會那樣聰明一世，蠢在一時呢？現在他在美國的密希根大學讀書，她的死耗也許還

「對」的羣衆要聽他，學生也要聽他，蓋其手段不同而救國目的則一也……弟弟！你明白了嗎？做父兄的對於子弟的責任與教育者的對於學生是一樣的啊……」先生看了覺得怎樣，即請教安！

王德謙謹上。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於滄浪亭畔。

我看完了王女士的這封信，受到很深的感動，因爲她的話實在是在反映着無數純潔青年的心意。

張柳泉女士的自殺，我們感覺到非常的傷悼，在上期筆談裏曾經略有表示了。有一部分前進青年聽到柳泉女士自殺的新聞，覺得她死得不值，不該學她那樣死去；也許還有一部分青年因爲悲憤於現實的壓迫與困難，還不如自殺的痛快，換句話說，也許隱隱中受了柳泉女士這個不幸事件的暗示，有跑上死路的危險，尤其是因爲柳泉女士是個前進的青年，是個好學生，是個愛國者，引起人們的無限同情。在無限同情中也許要掩蔽到自殺這件事的錯誤。由是這個錯誤但是這個錯誤我們却應該明白指出，希望全國青年注意的。我們承認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

沒知道！

她的父親是位嚴明的人物，現服務南京軍政界，平時也極愛她！她的母親却是位慈謫可愛的人，簡直愛她如命！這次不幸發生了這樣慘不忍聞的事件，做父母的可不知道要怎樣的傷痛啊！

我的妹妹和她並沒感情，可是當我把這死信告訴她之後，她驚駭得幾乎不相信她的耳朵！讀完立報後，她竟伏在床上痛哭失聲了！我自己呢？除了為她的父母姊妹們難過，和憤然不以她的輕生為然外，真是欲哭無淚！我覺得又可惜，又生氣！她雖然已經被埋葬了，我還想趕去罵她一頓，然後再伏在她的墳上痛哭一場！可是我寫到這裏淚水已經禁不住奪眶而出了！我簡直不相信報上所載的事實！我不是在做夢啊！柳泉為什麼我又看不見你呢？記得不久以前我會接着你一封來信，立即我又回了你一封，可是很久不見有覆音，不想我們竟這樣死別了！你的那封信竟成了最後的遺書，而我給你的信竟永遠得不到覆音了！你一向總會欠着我的信，想不到死還是欠着我的，為什麼那樣懶呢！柳泉啊！你不要做弄人吧！我不是在做夢呢？我不能相信你的死啊！我沒有看見你的遺容遺體或遺物，然而紅紅的「立報」二字，和黑黑的開着天窗的小樞樞兒為什麼又看得這麼清楚呢？

前天在時寬家還談到你的哩！大家都說你是我們這一班人裏最有希望，最可造就的人才哩！然而現在還說什麼呢？想來當我們談到你的時候，你的遺體已經涼了啊？然而你的魂靈是否會來到我們的身邊呢？寫到這裏，我已經哭濕了一

時代，也承認參加救亡運動者有着種種的困苦艱難。但是正因為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時代，所以需要我們格外努力來共同奮鬥；在奮鬥中有着種種的困苦艱難，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倘若我們不準備和這種種困苦艱難鬥爭，反而想要逃避它，那就根本不必要愛國救國。一蹶不振是能夠克服困難呢？還是逃避困難呢？這個答案是很顯然的，那末我們對付困難應該堅守着什麼態度，也是很顯然的了。

可是無論怎樣前進的人們，（當然包括青年，）因為複雜社會的薰陶與反映，在他們的很前進的意識之外，往往還殘存着或潛伏着一些錯誤觀念，時時在那裏作祟，你一不留神，這些錯誤觀念便要戰勝前進的意識，也就是王女士所謂「一個錯誤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所以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克服這些暗中在那裏作怪的錯誤觀念。我說「實踐」，因為思想的前進，並不是僅僅看了幾本書就算數，還須在實踐中運用體驗。如果我們雖在書本上懂得着的理論，而在實踐中却不知道運用，不留心體驗，那還是不能算真正懂得。我說「時時」，

塊手巾想讀者諸君一定也不免一掬同情之淚吧！你們看就這樣一個活生生的有着光明的前途的青年，她已經偷偷的離開了塵世！留下的只是些以淚洗面的親友們，還有這陳腐的等待着改造的社會，苟延殘喘於敵人的鐵蹄下的國家，危在旦夕需要我們拯救的中華民族和整千整萬的渴望着青年領袖們率領登程的革命大衆！

一九三六年八月卅日深夜

## 紀念柳泉

肖美

九月四日接德謙函，知柳泉於八月廿四夜服安眠藥，廿六日長逝。悽愴不能自己。日來更馳思不致，便是生前也未會這樣思念過，幽明永隔，不勝人世淒涼之感。

今年約莫在五月裏，我和德謙同到復旦去看柳泉；她是復旦救國會中堅，忙得很的，言談之下，我覺得她頗有煩悶和空虛之感，而且似乎並懷疑他們自己的力量。然而却没有懈怠工作之意。柳泉是情感很重的人，所以人們的愛，在她倒是沉重的荷担。她說每星期必寫信給她母親，祇說現在安心讀書，不提救國工作，免得她心焦。我歸去之後，不知爲什麼緣故，心中總覺蒼涼得很。這是我末次看見柳泉。

我認識柳泉猶在垂髫時期，在一個無名的中學裏。我們相識不上幾天，便成

因爲一次克服了錯誤觀念還不夠那潛伏着的錯誤觀念遇着我們的防線鬆懈的富兒，還是妻作怪的，所以我們要時時在實踐中去克服它。像柳泉女士那像前進的好青年，所以會自殺，還是由於在那那間錯誤觀念的作怪，戰勝了正確的思想。否則不滿煩悶，只應該使我們更堅決地向前奮鬥；不應該使我們逃避困難，一蹶不視。我們不但不應該因柳泉女士的自殺而被暗示到「死了乾淨」，反而要格外醒悟時時提防「錯誤念頭」來「攻上心頭」，使自已不能「跌下去」！

王女士對於柳泉女士的自殺，一方面痛惜她，一方面却不以她的自殺爲然，這足見王女士的思想正確，是很可敬佩的。但是她有時還免不了這樣的感覺：「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懷喪欲死！」這便是在她的正確的思想裏面，還有「錯誤念頭」在那裏作怪，必須加以克服的。其實我們大家都不免時時受到殘存的潛伏着的「錯誤念頭」的進攻，都要時時在實踐中克服它。

了好朋友；以後儼然自成爲出色的「我們的一羣」這一羣人是王德謙、羅時寬、羅時信、羅時敏、張柳泉和我。大家都是初中一學生，日子過得很歡暢和愉，（以後我不會有過這樣幸福的生活。）時光駸駸地逝去，初中畢業後，經過幾番別離，幾番相聚，這羣少年人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命途；然在每一個人心中，都忘不了這溫暖。近兩年來柳泉、德謙和我都進了大學，形跡書簡都疏極了。偶爾會面，我總禁不住抑鬱着，覺得大家都轉變了，我不能像以前那樣能了解柳泉，柳泉也不能像以前那樣能了解我。雖然柳泉對我仍然親切、摯厚；然而意識中終感到我們之間樹下一重薄薄的隔閡了。我常因此而惆悵着。

柳泉是具有深思濳解的人，所以偏多痛苦。人生的繁複、宇宙的奧祕和社會的紊亂，使她在小小的年紀時，便生了無數非智慧所能解答的問題；因此，常浸沉於煩悶之中。以後人世的憂患，人羣的苦難和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所見更多，自然她是愈加痛苦了，而他個人的理想，便是獻身人羣。

中國外侮日深，柳泉和一羣青年人以火似的熱情，奮然負起救亡責任。然而外來的壓迫是可恥地沉重地加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不能動彈也不能施展；然而在內心中却是熱烈的燃燒着憤怒之火。

儘管別人欽佩她，柳泉對自己却過分的苛刻，甚至看不起自己。失去了自信而生活着，想來也是一件可悲的事。無論什麼人，即使是知交，也不能絕對了解另一個人，「因被停學而自殺的張柳泉女士」（註）這句話，未免太淺薄了，自殺的原因決非如此簡單的呵——然而對於人世的倦乏（或困惑）以及因失却自

王女士在上面所引的幾句話後面，接着說：「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腳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又說：「只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我覺得父母弟妹之愛固可寶貴，但是我們有我們的生的任務，並不是專爲「父母弟妹」而生的。我們對人生果有正確的觀念，無論「父母弟妹」如何，我們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和「錯誤念頭」抗鬥的。

最後談到教育者的責任的那句話，那很顯然是詭辯。學生既是「羣衆」的一部份，當然不能被擠於「羣衆救國運動」之外。教育者在國難中所教的「學業」也應該把所教的內容和救亡運動聯繫起來，而且對於學生的參加「羣衆救國運動」只應立於指導的地位，不應立於壓迫的地位。

信而起的心理上的不安與絕望的情緒，也許會使一個人忽然地拋棄一切而去。柳泉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凡她朋友所共知。在這人才荒蕪的國土裏，我聞柳泉的死訊，感覺着猶如沙漠上失去了珍珠般的寂寞。

今夜天空漆黑，找不到一點的光明，默默地想到「死」——自己終有一天也走上這條路。

九月九日風雨之夜

(註)見第一卷第十四號生活星期刊

## 悼友人張柳泉女士

鐸

在報紙上看見了老友張柳泉君自殺的消息，不由我心裏又痛又恨。我痛惜我五年來認為最可敬畏的友人一旦因愛國獲罪而自殺，我又恨那滿口為教育青年而辦教育的學校當局竟會爲了禁止救亡運動而把好好的學生變相開除——斷絕青年求學的機會。

民國二十年的暑假，我爲了原來的學校（啟明女校）沒有立案而轉入大夏中學的高中三，便在那次的考場中認識了柳泉和她的妹妹荆南。一來大家都是新生，二來又都是通學，所以我們兩個人總是在一起，不大和旁的女同學玩。那時我們正在念大代數和解析幾何這兩門功課，大多數的男女同學們都看了就頭痛，但是我們剛剛相反，我們頂喜歡念的就是這兩門功課。平時我們常常談起

## 理智與情感

金草

見生活星期刊一卷十六號

韜奮先生：

在一卷十四號貴刊的封面上，讀到了一則關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筆談旁邊還有一幀照片，照片下寫着「因被停學而自殺的張柳泉女士。」本來先生的筆談和照片下面的說明都是根據了「新聞」寫的，但這「新聞」是太不真實了，大都是記者的猜測之詞，這錯誤使一般人誤解了死者自殺的原因，同時估輕了死者自殺的價值，對於張女士不能不說是一種冤屈，下面兩點亟須更正的：

(一)她沒有接到學校令她自動退學的通知——這類通知曾發給其他同學，但她沒有。前幾天去南京訪她父親的時候，她父親就一再聲明，並沒有收到學校的通知，且希望上海的報紙能替他更正一下。（學校當局在九月二日也有信給立報要求更正。）同時在二十五日上海同學還接到張女士的信：「……他們都受了處分，

自己的志願，她總是說：「我要做一個高明的工程師。」我的意見大概和她差不多，因之我們就更要好起來。

我對於幹一件比較大的事情，總是躊躇不前的，這是她最不满意我的地方。她常常說：「妳爲什麼要怕呢？我覺得沒有事情用得着怕的。」有一次她說我不中用，說我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江南人，胆小，怕事，老是有勇氣的人是很難做得成大事的。我爲了這話會對她發生了很大的反感，不過一下就好了，我覺得應該多和她接近，學一些她的剛強的性格。

開學將近一個月，「九一八」的事情發生了，上海各中等學校都組織抗×救國會（那時候救國會還沒有禁止）罷課、遊行、宣傳，大家都興奮得不得了。她自然更熱心地參加那些救國工作了。當時有幾個男同學想乘此機會出出風頭，選舉抗×救國會幹事的時候竟舞弊起來，柳泉看見了便十分氣忿，在五百多人的會場中大聲地高叫：「打倒幹事會！」全場爲之肅然。她還把幹事會的人大罵一頓，說他們不應該借愛國的名義來出風頭等等。我在她旁邊急得只是心跳。後來會也開不成，許多幹事跑來向她解釋。第二次開會時，不用說她也被選爲抗×救國會幹事了。

我們組織了抗×宣傳隊，每隊由兩三個高中三班的同學領隊到滬西和閘北一帶鄉下去演講。我那時候不會說普通話，碰巧天又下雨，我想不去了。她正言厲色地向我說：

「要是真心愛國，決不會怕下雨和怕不會說普通話的，在上海你說上海話

獨我例外，一點不覺歡欣，倒像自己作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怪不舒服的。」所以她實在並沒有收到校裏的通知書，也沒有因此而「極爲憤慨」。

（二）她既沒有接到這項通知，她父親當然也不會「加以責備」了。相反的，她父親並沒有因爲服務政界而對於她從事愛國運動橫加阻礙，間或有一兩次勸阻她的較偏激的行動，也無非是出於愛護子女的熱忱。所以她的自殺是另有原因的。

因爲我和張女士生前接觸的機會較多，所以對於她也更能了解一些。設諸她平日的言行，我覺得她的自殺的原因，實普遍的潛伏在許多青年的腦中，不過她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這不僅是張女士一個人的問題，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前進的青年的自殺，無疑的是救亡運動的大損失。死是雖然已經死了，但同樣的事情從前也曾有過，我們更不能保證以後不會再發生。我們應該想方法來制止它的再發生。

張女士是一個熱情的女子，她對現實的痛苦感是非常銳利的。正在這社會中所看到的感

難道還怕人笑話你嗎？」

我給她說得不好意思，也會漲紅了臉發着帶抖的聲音站在板凳上向鄉下人演說過一次。

她父親是在政府機關做事的，「一二八」時她全家隨政府遷到洛陽。後來上海的學校都開學了，她家裏還不讓她來上海，她竟然一個人偷跑了出來；她家裏沒法，也把她的妹妹和弟弟送入大夏住讀。從那次起，她似乎開始不大快樂起來，閑談中也和我提起自殺的問題。

有一天早上我去學校，她很自然地笑着向我說：

「我想不到今天又會看見你，又和你在一起說話。」

我問她是什麼意思，她不肯說。我急了說：

「如果你不愛看我，或者不愛和我說話，那你就別看我，別睬我好啦！」

於是她拉着我的手說：

「沒有什麼事，我昨天晚上打算死的，可是沒有死成功。」

「你好好的爲什麼要死呢？」

「覺得活着沒有多大意思時就想死了。你覺得我不應該死是不是？」

「不是，我以爲你最好不要死。你不是還要做工程師嗎？我們暑假畢了業就

一塊兒去考工學院不好嗎？」

「我畢業後不會再念書了，一定沒有希望的。我將來看你做工程師，看你做科學家。」

有醜惡不合理，矛盾和黑暗；她找不到一點光明。她憎恨着這個血腥的社會。她的熱情使她具有着一個很崇高的人生觀，她說：「人生的意義在使人類的的生活更臻於完善。」她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燬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但是環境一次次的刺激她，告訴她這是夢想，她的力量太薄弱了。她眼看着社會愈變愈醜惡了，而她的決心，她的工作却受了重重的障礙。這對於一個充滿着熱情而有意要拯救人類的人是莫大的痛苦。她的熱情一天不減少，她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所以她說：「生平使我最痛苦的事是『我這一生是不會有用的了。』」自殺的念頭便種在這裏。她希望還是早一點死，一方面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兒苦痛，一方面她希望由於她的死或許可以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她的「將來」也在這苦痛的現實中消失了，她以爲對於現實既一點力量沒有，將來的希望更不能使現在挨着苦的人得到滿足。所以她對於將來一點沒有留戀。這是使她自殺的原因。

以上是她自殺的根本原因，但她所以在這

「不，你不做我也不做。」

「你小孩子不懂事。你能升學，隨便念理科也好，念工科也好，那時候自然又有了一班新的同志，新的朋友，也不會再想到我了。如果我昨晚真的死了，你也不用傷心，或者因了我的死而發生種種感想。死，那是很平凡的；遲早總歸要死，自殺也沒有什麼稀奇，你想，一個人無緣無故受人壓迫，明明可以成功的希望給人阻撓着不使成功，同時自己又沒有法子爲所欲爲，那不是死了反而好嗎？」

「……………」

放學後一個和她同房的同學拉住了我，告訴我說：

「今天早上阿張出去洗臉的時候，她的妹妹在她枕下發見一封遺書和一只安眠藥水瓶，姊妹兩個就鬧了起來，她妹妹氣得拿洋刀把自己的手心劃得流血。」

我跑到她房裏去，她很自然地把安眠藥水的瓶給我。我問她什麼味道，她把瓶裏最後一滴藥水給我嚐了一嚐。同房的同學都用眼睛向我示意，我看見她妹妹坐在一旁還像在哭的樣子。

畢業後我一個人糊裏糊塗進了一個醫學院，她就在南京當小學教師。彼此通信時總是互相訴苦的。二十二年秋天我又考了別一個大學的理學院，她很讚成。那時她在南京一個學校裏旁聽。直到二十三年暑假，她來上海考復旦土木工程系，來我的學校裏住了兩晚，我們談得很高興，似乎以前的願望快達到了一樣。她在復旦的第一年中，我們常常來往，常常通信。後來我因爲家裏發生了些

時候自縊是受了學校裏變動的消息的刺激。她對於李校長離校，金秘書長的辭職，都表示非常憤慨。這在她最近給同學的信裏也可以看出。當同學告訴她慰留李校已絕望的消息後，她更失望了，在失望之餘吞服了兩瓶早購買着的安眠藥水。

這是我非常感覺着不安的，她的所以死得這般快一半是由於沒有人能同情她。她對現狀不滿的感覺，也許是很多人都能了解的，但是她的熱情和痛苦却沒有人能體會，她的不得已的自殺的決心，更遭受了許多人的非議。許多自命爲聰明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想盡種種理由，和她辯駁，想用理智去說服她的情感。凡是幾個和她比較接近的人都這樣勸她。責她這是一種躲避，說我們應該有希望，我們應該忍受着這樣艱苦，有一分力量，幹一分事情，自殺是太消極了……勸她的人當然全是好意，不料這種鼓勵對於熱情的她只覺得冷酷，非但不會生一點效果，反而使她更苦痛些。連她知己的朋友都不能同情她，了解她，於是她更失望了。

編者先生，這是常會碰到的事情，我們不能



事故，彼此的消息無形中斷絕了。去年十二月十九晚上，我隨同學遊行，示威，到市政府去請願，從下午四點鐘走到夜裏兩點鐘方達復旦校門。我進去找她，她見我疲乏不堪的樣子，趕快帶我到她床上去睡，我也沒有精神和她多談。不料我睡不多久，她就來推醒我，說：

「你們學校的同學已經出發向市政府去了，你恐怕很難趕上，我想你就參加我們的隊伍罷，到了市政府，你再去找你們的同學。再不然，你如果太累了就不用了。」

我問她去不去，她說去的。於是我也掙扎着下樓和她一起出發。路上談不上幾句話，我知道了我的同學們在前面不很遠，我就和她握手道別。誰知道這冒着濛濛細雨的黑暗中的一別，便是我和她的永別。唉，永別，永別，我的朋友真的自殺了她真的不能夠再看見我了！她真的不能夠再和我在一起說話了！我是多麼地痛惜我失去這樣好的一個朋友啊！

她這次的死，完全是受了學校當局無理的壓迫，打破了她求學的希望，因此憤而自殺的。我在痛惜我那被迫輕生的友人之餘，不禁對目下中國教育界發生了種種疑問：中國教育界的那些大人先生們不是天天在唱什麼教育救國培植人材等高調嗎？然而上海有不少的大學裏，儘有充當走狗，背後有後台開起會來做主席，平時不上課大考也能派司的學生。也有讀七八年大學還沒有畢業，把學校當遊樂場的學生。更有中學也沒有畢業，而能替學校在運動場上爭某種光榮的學生。那班活寶們，學校當局不但不予以開除，反而讓他們在學校裏橫行不法，張

熱視無睹，我們應該想一個更有效的辦法來拯救這些熱情的青年。

金章謹上。九月八日。

我們對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這件事，在上期本刊答覆王德謙女士的信裏，已表示過我們的意見，讀者可以參看。金先生在這封信裏一方面說張女士「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一方面說：「她希望還是早一點死，一則可以使他自己少受些兒苦痛，二則她希望由於她的死，或許可以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要推翻。」這裏面顯然含着很大的「錯誤念頭」。「拯救人類」和「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唯一途徑，是靠我們能不怕「苦痛」的奮鬥，所以要「少受些兒苦痛」，根本是錯誤的。要「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這事所需要的工作，在消極方面是要暴露社會的罪惡，在積極方面是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和醜惡的社會抗戰，建立合理的社會。自殺這件事，對於積極方面的工作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純潔的有志的人多死一個，那鬥爭的力量多損失一分，即在消極方面，要暴

揚跋扈，倒是平時專心勤學，尚有一點良心愛國的優秀學生，學校當局會不容他們求學。可笑那些一臉假正經的教育家們，照樣在學府的大禮堂中勉勵同學們做一個好學生，做一個有為的青年。我恐怕同學們若聽了他們的話，真的要做好學生，做有為的青年的時候，學校當局便會注意你的行動了。

我和她結交五年，深知她很胆大無畏。我們知道一個人求生實在比求死還難，她似乎不會沒有生的力量。無論如何，她是受了無理的壓迫而死的，並不是她自己要死的。

我們的國家勉強可以說還沒有亡，我們却已是無國救不得了。我們不但不救國，連我們的思想和行動都受漢奸們的監視，不使我們有絲毫自由。友人柳泉之死，即是一例。我們無亡國奴之名却有亡國奴之實。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我們不願意當亡國奴的人，難道除了自殺之外沒有旁的辦法了嗎？我說：「我們要活着和我們的敵人拚，若然死了，那不是太便宜了他們嗎？」我想柳泉死而有知，她一定要後悔自己孟浪的。

九月十六日於上海。

## 我所知道的張柳泉女士

玲

人，誰不怕死呢？有的竟連一個「死」字，也像含有危險性似的不肯，不敢隨

露社會的罪惡，也要靠我們的嘴，我們的筆，以及我們的工作，作繼續不斷的努力，倘若只是一眼不視，那暴露的力量是很微薄的，採用這種方法是很不智的，而且個人的力量比較的小，集體的力量比較的大。我們大家都來作繼續不斷的努力，這積累起來總的力量是很大的，假使我們都來尋死以擺脫一切，總的力量不是等於零嗎？「醜惡的社會」不是什麼空洞的東西，也是人造成的，那些醜惡的人看你一個個死去，他們的醜惡被暴露更危險更可以大大地減少，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可得的事情！

我們悲痛張女士這樣的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服「錯誤念頭」而自殺，原不忍有所「非議」，但是爲着仍須努力於救亡運動，仍須努力與醜惡的社會抗鬥的人們，不得不很老實地說明我們的見解。

最後一點也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金先生所提及的比較接近她的人和她辯駁的失敗。平日漸積於腦裏的「錯誤念頭」原不是幾次「辯駁」所能消除的，這是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教育家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也是想避比較清楚

便亂說，怕的是會觸了霉頭但事體終於有使人不願生活下去，而踏上了自殺之路，那這事的嚴重性也就可想見了。

張柳泉女士是我們相處兩年同級同系的同學，她在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自殺了，分別不過一個多月的我們，却從此幽明永隔了！世事的變幻又有誰知道呢！她的形容笑貌會時時湧現在我們的腦海裏，那強健的身體，犀利的目光，爽直坦白的性情，都不是一般尋常人所有的，更有那堅強不拔的意志，雖熱熱中的情感，滿顯着她是有能力，有作為的人——我們一系（土木工程）起初雖有幾個女同學，但不久總爲着將來的生活和現時的學業相率轉了系。只有她始終和我們在一起，晒太陽吃西北風，她常說她是不怕吃苦的，將來還希望能夠到邊疆地方去服務，只此，就可知道她強毅的能耐了。

使人欽佩的，還有她作事負責的精神，任何事，只要她認爲對的，認爲應當做的，她就不辭勞苦，熱心地盡力地做着，不會推諉，不會假手於人，她承認女子的能力會比男子弱，她正是我國所需要的有勇氣，肯前進的人！

她待人和藹，誠懇，自奉儉約，質樸。在嚴正之中會常常流露着天真，這些都是兩年來我所觀察到的。這樣的一個人，却終於自殺而死了！

誰也不會否認吧？現在中國是同時患着急性的虎列拉和緩性的肺癆病，如果不死在這猛烈的虎列拉症——帝國主義的侵略，那難於斷根的肺癆病——討建思想的流毒——也不會讓你活得久！國土的四週有着許多炮口向我們瞄準着，還加上自己每個人之間又列着一排利刃，我們所看的盡是一幕幕悽慘的

的朋友們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用工夫於增強正確的思想，克服錯誤的念頭。

編者

## 荆南與克新的通信

新：

因姐姐死在家中，徒增家人愧悔之念，早知她要如此，又何嘗便缺少挽留她的方法，她的死因便是小資產階級前進青年的煩惱，對於現在誰滿意呢？我？

所有信件已經在靈前燒毀，遺言亦謹囑家人「不要難過」而已。

她葬在南京湯山附近，我們不希望留紀念品，因為除了竭力破壞現實麻醉自己以外，再找不到安慰的方法了。祝

好！

荆南上九月一日

新：

姐姐的愛一小牛給了父母弟妹，一大牛却給了她的朋友，忠於他們，勸告他們，在朋友中間她更美，沒有了家庭間的獨斷專橫，她善意的待你們，但我們怎樣待你們呢——妒忌雖然明

悲劇，我們所聽的盡是大眾的呼號。只要稍有人心的，我想也會不忍罷——張柳泉女士有着銳利的目光，聰明的頭腦，看到這些被壓迫着的，呼號着的，能够使她不同情他們嗎？她抱着熱情爲要拯救他們，拯救自己她向前掙扎，邁進！但到底呢，那每個人之間列着的刀使她的心受了重創，她失望了，她感覺到人生已無可留戀，她犧牲了自己算是她的屍隸！

## 紀念一個自殺的朋友

新 啟

——一個改良主義者的幻滅——

人是一年年地成長起來了，頭腦是一天天地清楚起來了，認識能力也一點點地增高起來了。

於是，半殖民地殘醜的全般面貌，魔似地在面前盤繞；卑鄙，無恥，黑暗，悲慘，狂暴的事件，潮水似地襲擊過來，一面是×帝國主義無厭的掠奪，漢奸走狗的無恥出賣，另一面是敵人鐵蹄下受難同胞的悲慘呻吟；一面是傀儡國賊的高官厚爵，另一面是愛國大眾的被監禁，屠殺，毒害；一面是官僚政客の豐衣足食，另一面是遍國的餓饉災民。

一顆正在長成中的純潔的心，受不了這些，它不認得鑽營奉承，它不懂得人情世故，它不能叫自己裝成聾啞，變成麻木，它沒有力量來個什麼「境惟心造」。

知道她不要你們，也不會更多的喜歡我們的，因爲我們付給她的只有那一點而且這些很少的，又常足以妨害她，對她沒有贊助，只有過多的稅切，她有時不需要。自己常是熱情誠懇，惹到的別人也以這回報她，倘一時不了解竭力說明白，這便是姐姐相反的却是我，似乎別人生就了應該了解我的，一與自己稍有不同，便竭力緊縮自己，不作互相了解的努力。姐姐去了，自己似乎瘋了，常常故意的激怒別人，因爲我沒有適當的怨恨的對象。

雖然明知你們是最好的友人，但或許你們只是姐姐的呢！

你對我很好，我嘗懂你應付生活的態度——樂觀，或許你的環境比我們的好，我否認我自己「純潔」與「自尊」那些只是書本子上的，在現中國沒有，愈自尊愈易受傷，而且爲了自尊而去尊人，別人只把你當個怪物，或許現在「我的世界」并不太小，我看得多，嘗得多，也體驗得多，原因就是我不純潔，（但我并不拿這嘗到的去度量別人），我清楚別人，也清楚我自己，所異於姐姐的是我不能解剖批評他們，我嘗

現實的鞭子無情地抽打着它，它只有接受現實；因此在這顆脆弱的心靈底深處泛起了否定的情感。

它討厭這些，它憎恨這些；它不能袖手旁觀，眼看着惡勢力猖獗；因此她下了決心；爲了人道，爲了合理，爲了正義，更爲了多數受難的人羣，她得盡力，她得幹；她要改造這不合理的社會。她希望黑暗勢力不致過分猖獗，多少得叫它留下點人的氣息。

然而，她的願望只僅於「改革」；可惜的是她却没有更清楚地認識惡勢力的根源，沒有更進一步地把握住鬥爭的道路。

到底，她依然沉在苦悶的深淵裏，窒息的氣氛使她難以再透過氣來，歪曲的路上有的淨是迷漫的瘴霧；她簡直望不見絲毫的前途了，頹廢的享樂者說：「算了吧，找什麼呢？世界原就是這樣沒有辦法的呵！好在你有好日子過就舒舒服服盡可能地享樂一下子吧！」然而，她「不能」！她到底還只是剛長成的孩子，年紀還輕；她那純潔的理性不允許她，更積極的朋友說：「親愛的旅伴，你真有血氣，真够得上是個青年，你苦悶嗎？你失望嗎？唉！朋友，這並不是世界上沒有光明，也不是光明在天上沒有求達之路的，只是過去你走的路欠正確了一點，不要灰心，振作起來，讓我們大家拉起手來一齊前進吧！」然而她又遲疑吞吐地回答說：「不行，沒有這個勇氣。」

這樣，就這樣，我們的朋友幻滅了，這樣，就這樣我們的朋友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悲慘的結局，終於，終於於她自殺了。

無故的殉情。

你不覺得變成社會上有力的造成罪惡的一員是「墮落」麼？但一切只是氣憤語，爲了姐姐，也決不致於走既「墮」又「落」的路。所謂「無理由」的并不真無，不然也不會生出下面的成見，只因這些理由只是與我個性不合的，顯得「專」也不慕別人的「更清楚」「更遲理」最理智者後面必隱有最大感情，而且我也少看見世界上最使人激動的也是左清楚右遲理的人做出的，除非他熱烈，但我并不在非理或贊成糊塗，最後我并不能自己獨立的站起來，因爲我個人的環境養成我無才，我或許會對社會妥協，也不「想」繼承姐姐，實在我與她骨子裏完全沒有分別，所不同的是外表的人或者像她那種在現社會便只能瀕於死亡而我却成功。

祝你

永遠快樂的忙！

也問你週圍的人的好。（這是我常常忘了的。）

癸南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晨

新：

東西寄給你們，父母親是絕對不願意，是我

她，就是張柳泉。

她是個忠誠的朋友，勇敢的戰士，她會盛氣地踏入過社會之門——中學畢業後曾一度當過小學教員——她會熱忱地參加過救亡運動。

這暑假裏她竟「如何想得到」地自殺了，這消息在各報上都披露，而且最近一期（六日）的生活星期刊還刊登了她的照片，各報章雜誌上說她是被開除而自殺的，這種說法是不夠正確的，她底意志還不致如此的薄弱，從她的個性以及平時的言行上推測起來這也絕不會成爲唯一的原因的，事實也正是如此：最近我們從到過她家裏去的一個朋友嘴裏聽到她是有遺書的，不過她家裏不願發表，因此我們沒有機會見着，大意是：「我想改造社會，然而四五年來我所看到的只是失敗。我所能看見的前途只有黑暗。」够了，朋友，這些已經足夠讓你去想像了：這是怎樣悲慘的一幅幻滅的圖畫。她底父親是個軍官，她自己是屬於小資產者層的，有濃厚的小資產者色彩，酷愛着小資產者的正義。也就爲了這小資產者的根性使她只能做到一個改良主義者。但在最黑暗最反動的現階段中，只有血腥的統治，連最緩和的任何改良政策都不會接受的，因此把她壓碎的不是一紙開除通知書而是她自己的階層根性，這根性使她無力和黑暗勢力正面衝突。而同時惡勢力却更加緊地對她煎熬。她在自殺前的不久會寫信給朋友說，我以後所走的路只有二條，一條是麻木地埋頭讀書，另一條是拋棄一切，而直接地加入鬥爭，徹底地對黑暗挑戰；然而自己知道結果是一條也不會走得通的這是多麼窒息的一種空氣呵！

倫着奇的，現在發覺了，你感覺到我的困難麼？

我先也會仔細想過，現在覺得印出了一點疑慮都沒有呢？你常常把事情看得很樂觀。

「沒有時間性」使我很擔憂，是否有「眉目」了呢？我近來時時爲了我瞞着父母做的事而不高興不能快樂呢。

「有幸禍給我，我不拒絕，但要我自己去找，却不願幹，便是這種心情自己已經習慣孤獨習慣關閉自己了，寫了那封信給你，尙很懊悔寄了呢？你們給我溫暖，給我安慰，我只有感謝的，但我却或許沒有什麼回報你們。」

一九三六年不幸在高爾基與魯迅之間死了姐姐，最好的最愛的都死了，爲什麼希特拉墨索里尼不死呢？壞人是不會死的，把自己的思想強灌輸給後輩是最壞的人，他們不是在喚醒，只是在灌輸呢？使他們自己不會死絕！

荆南：

荆南十一月三日

所有關於姐姐的東西我已請製版處的朋友一并寄還了你，其餘的我趕着抄了一遍，總算沒有把我苦心向你要求和你偷着給於我的苦

終於，終於她自殺了。

她自殺了，這是件值得紀念的事。

當然啦，她不是什麼偉人，也沒有幹出過什麼和千百萬人有直接關係的事績來，只是個普通的友伴吧了。然而她的死却和我們千百萬的大眾有關。這主要的到不在乎可惜這一分力量的喪失——自然喪失這一分力量也是件可悲的事——而在於，這事件的本身是個血的教訓。

血的教訓是寶貴的，從此我們知道了：在這迴光反照的血腥統治中，個人的改良企圖是個必然幻滅的夢；我們唯一求生的途徑只有強烈地鬥爭，不顧一切地不妥協地鬥爭。老朽的醜惡崩潰的一天，就是真正的人的生活開始的一天。

九月七日

## 哀悼我們的張柳泉

玉英

在一個新秋的早上，「三·二五」事件後空氣日趨沉靜的復旦學府，又復極度的緊張起來了。每個同學的臉上都浮出一種懺懺、孤憤悲愴的神態，張柳泉同學死了！安眠藥，自殺原因誰都不能肯定的說出來，因為她的死訊祇是她南京家裏帶過來的一些語焉不詳的噩耗，她沒有一句最後的話遺留給她的敬她愛她的同學或是朋友（或許有可惜我們沒有方法可以看到）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她的死決不是爲了經濟，更不是戀愛，驅使她跑上這條消極的毀滅的路的，無

心抹滅這似乎是你我大家都可以偷嘗一口氣而又該感到愉快的！爲了這事使你受窘，使伯母生氣，也使我非常的難過哩！

別再爲這不高興好嗎？我很不忍想像那情形哩！你覺得我們給了你溫暖和安慰而表示感謝而想回報我們，這固是人的常情，但我們並沒預想要得到你的酬報呢！我希望的是友情——至少像你這封信裏所帶來的！會和我們漸漸接近起來！能告訴我你最近的生活情況嗎？在什麼學校讀書？

新 一九三六年十月

新：

這信來得很好，並沒有生氣——我不會那樣容易生氣的，只是有點難受。

你的那樣很好的意思，我永沒有設想到，核心要自殺了什麼話也聽不下去，何況講到研究社會上不願自殺而死去的人比自殺的多，他們怎樣也不會想到毀滅自己的，農人工人要救，救他們——現在倒也並不是誇張的說要去做農工，我的意思，只是社會上不合理的事情多哩！只是想在有一點事上便能刺激挽回其餘的大概不

疑的是這個不合理的社會。

「是的，當人類陷於絕望和苦悶的深淵時候，祇有屈服，不然就摧毀這不道於人類發展的現存秩序，而建立更合理的新社會。」這是在某一天我們二人在報上讀到一則全家自殺新聞之後，她所發的議論，可是她，隨後事實所表顯給我們看的她對於人生是怎樣的積極，英勇的參加救亡工作，復旦「三·二五」慘案發生後她所做的工作，更使每一個同學不能忘懷，她是我們中間一個最勇敢的戰士，但是她受創了，在鬥爭的火綫上退回來，屈服，終於結束了她二十有三年華！無形的消滅了壹份救亡的力量，這對我們大眾是多重的一層損失！

她在復旦讀的是土木工程，女生學讀土木工程，祇有她一人，她的求知慾，不知是多少的急切，所以她非但對所習的學科刻意研究，就是對社會科學和文學，和各方面的書籍，也莫不博覽，對同學和朋友更是忠恕誠懇，朋友有所求，她總是盡她最大的努力給他們幫助，無論是在那一方面，她更有着一種特有的強毅能力，任何一件艱難的事她總要想法去克服。自己想到要做的事，無論有什麼阻礙和困難，非要達到目的不止，但是她堅強的意志還是經不起環境的威脅，使她奮志以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柳泉同學的人生是前進的，積極的，可是他方面她却還有着她不受理智統制的熱情，後者的爆發就毀滅了她積極的人生，她不能對人生看的更清楚些，不能用更大的毅力來克制自己泛濫的熱情，這是她的弱點，也是我們替她最惋惜的地方！但是她的崇高的人格，特有的毅力和英勇奮鬥的精神是永遠印在我們的腦際。永遠不會磨滅！

見得。

知道你們很熱心，都因為愛姐姐，有一點力量，都顯儘在上面，這句話，不但在你工作時不顧聽，而且在平時也近乎「侮辱」你——替你設想大概是這樣，但只要現在對於前面的話不生氣——我把你的努力熱心常常輕易的一筆抹煞，在我不存心的地方，大概是可以原諒的。

當施與別人的時候是不會預想，要獲得回報的，不然便不會是施與，知道你是和愛的意思，願予自己與別人為友，希望得到的便也是友情，我却是回報友情最吝嗇的人，知道麼？因為這所以「古怪」。

你把你覺得不對的，好的，只要你有工夫願意與我說，你寫給我，我因為不好意思，不會不回答你的——不是勉強，勉強的事，我不做的，自己不願意開口，假如逼着說有時也許會多說幾句，對於你說得很多的話，不會不高興的，大概那上面沒有要我說的了，現在常常覺得人好，只要不是太沒有責任心，馬虎過活的人，不論是正的反的，固執的活下去的人，都是好的。

南京沒有生活，不是極污穢的活下去，便是



我和柳泉雖然僅是同學，可是我對她的知道是更清楚的。因此對於過去的回憶更不能遏止地時湧現上來，她曾經告訴我當一·二八戰爭的時候，負守土之責的大員都紛紛的遷居洛陽，那時她尙在中學唸書，她對於家庭的西遷抱着反對的態度，但是微弱的力量怎能打動全家已定的計劃，因此祇能隨家到洛，可是國家危亡之際所給她的偷安，對她祇是一種侮辱，結果她偷了些微的川資遭受了很大的困苦偷偷的跑到上海跟同學們參加抗日的工作。那時她還是個孩子呢！今春復旦「三·二五」事件時她更站在真理與正義的立場上英武的參加了救國會，做了不少艱難繁重的工作。「三·二五」的一天，軍警包圍學府，她就是被毆受傷最重的一人，事後更負着重創奔走京滬爲被捕的同學呼籲。直到被捕的同學釋放爲止。這種感人的毅力，大我的精神，將永遠留存我們全體同學的心坎。現在我們對於她的死是如何的該致敬悼！

秋風秋雨的季節，在郊原，我們的同學——張柳泉是長眠着了。從他那裏我們沒有聽到她最後的一句話，或是看到她最後的一個字，她最後一次呼吸時的奮鬥失敗內心悲痛的模樣，我們祇能在每人的想像之中去追索，去體驗，誠然，她是死了，離開我們了，可是她的精神並沒有死，並沒有離開我們，我們應該依照她每一個達成點去繼承，並加以完成，撇開了她錯誤的消極的那一方面。

\*

\*

\*

\*

\*

\*

死，能夠合理一點的只有少數學校我却不在學校裏，現在每天不要看也不要聽，只是坐，有時也唸一點很雜的書給母親聽，使她也能超脫一點，忘懷一點，便是這樣。

本來有點點，現在愈加癡了。神經脆弱得很，雖然在信箱內看到有信，又覺得遼遠的地方，尚有一點快樂的事，但自己不是必要時却很不願寫信呢。

卽祝

近好！  
荆南十月廿九。

荆南：

你說：「我將別人的信寄給你們或許是我的一大錯……」這我以爲是稍稍不同的，因爲我們紀念她的用意除了爲私情外還有着更大的社會意義，因爲這是個青年問題，也是個社會問題，並不是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平常的驚人的新聞看，却是想把那些致死之因強調起來以引起社會一般人士的嚴重注意，我想你會了解的。

昨天見着茲九先生，她說婦女生活和結婚會的事使她忙得昏天黑地，所以老沒能給你寫信，很抱歉的，叫我先說一聲有機會再帶面答覆

你，她說那些小畫的用意在於想刺激讀者故取「倒是不免奇特了一點，以後當設法速得美觀些，希望和你常通訊並願你爲姐姐爲全人類勇敢起來往前進！」

來信說：「姐姐的愛一小半給了父母弟妹，一大半給了她的朋友……在朋友中間她更愛呢？（我這這裏的所謂「朋友」當是指所謂廣泛的人羣）如果眞的會「妒」我認爲那是「愛」的變態！你說呢？」

又說：「似乎別人生就了應該了解我，一與自己稍有不同的便竭力緊縮自己不作任何了解的努力！」我以為你這人的奇怪（恕我這麼直來）你不以為這樣不大爲嗎？還是一時的負氣任性呢？」

哈！我倒很後悔沒能早些和你成爲比較親近些的朋友，我以為你是個很有趣很可愛的人！是不是呢？你說：「明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會和你們確在一起死在一起何需乎有爲友的代表愛你們敬你們或許有另外不是因爲「姐姐的朋友」的關係！對我們無需乎要求狹義的友情，

倒是情願完成總有一天會「確在一起死在一起」的關係！不過，你以為在這種關係之中，能更親切一點不好嗎？譬如你這兩次的信的末尾總會寫着：「問你周圍人們的好！」「問候與你共

同工作着的人們！」這不是含有着無限的友情嗎？我想你準也是個有熱情的人，然而你將把它們給了那些人呢？只限於父母兄妹？我以為把自己弄成一個所謂「社會上有力的造成罪惡的一員」是「墮落」！不過在看的當時便覺到那是氣憤語，並看得出你的不

！所以沒有明白的向你提及，你既然又問到，便這樣答覆吧！然而我不信你會和姐姐的愛國家愛人羣差到那麼遠的……所以，我雖然還不知道你這人的性情好尚終於那麼直直的說了，可不知你喜歡否？

祝

好！

新上一九三六年十月

## 給籍奮的信

籍奮先生：

……後來看了婦女生活三卷六號沈蕊九先生的「跳出家庭的圈子」一文，心裏非常的不快活……我覺着那些話，假如是要藉此對一般人說倒還可以如果單只是對我說呢，那就不必！

正如荆南女士在給我的信裏說的：「姐姐的愛一小半給了父母弟妹，一大半却給了她的朋友……」那麼我說：「我的愛一小半給了父母弟妹或家庭，一大半却給了朋友，國家與人羣……」茲九先生說：「幸運的姐妹們，希望你們把眼光放遠一些……」這話對我是浪費了的！

我也懂得我們雖不應當無故的叛離天倫，但家庭確是使人停留，使人希冀安慰，使人貪圖苟安養成人們種種劣根性的地方，沈先生叫我們跳出家庭的圈子是不錯的，誤會的是說我不該拋棄多數人對我們的愛而將性命獻給那有限的天倫」的一句，先生！我不是說我的生命的歸宿地是在家庭而是說當我感到對國家，社會，人羣失去了愛，對自己失去了自信力，對事事都感到絕望，苦惱，憤懣的時候，使我不死的只有家庭也就是說等到我只能回到家庭去找

尋安息，尋求安息的時候。也就等於死了！那只是糊塗的，麻木的，半瘋傻的苟活！如果不願意苟活呢？便只有把自己毀滅！柳泉爲什麼會去死呢？能說她不明白生之任務嗎？能說她忘了大眾嗎？不，她原比我們都強啊！

最後對兩位先生愛護我的誠意表示非常感謝！自己往後當更勉力做人。

專此敬候

著祺 萬謹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 一個陌生朋友的來信

琪恩先生：

……先生對於張女士的自殺有點「死死孤悲」之感是無可隱諱的事實，自然這是人之常情，出自天真，更何況是多年交往的朋友，然而先生又何必如此傷感呢？「死者已矣，生者如斯」還不應該覺醒起來推翻這種無謂的犧牲的定案麼？關於這點，我們無需引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引論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只要細心一想，自殺者它究竟對社會有益麼？無論爲個人，爲社會，這

死者應該負上「分解集團破壞鬭爭的責任」

不管這致死的原因怎麼樣？自然也有例外，譬如爲了真理和正義，敵人手裏明知，

但還有苟且貪生的僥倖心理在，以其屈打成招，破壞團體，

國苟延殘喘則不如直截了當，一死了之。中國舊小說上的英雄很多類此，這是戰士，是英雄，值得讚美的自殺者，否則就是社會的破壞者如張女士之類。

我是贊成「以身還眼」的，所以向來對自殺者就不很同情……

……我反對自殺，同時也擁護自殺這理由很簡單，反對以私人感情衝動的任何形式的自殺，因爲這不能和環境作苦鬪的弱者，同時却擁護爲大眾而自殺的自殺者，因爲既爲敵人所俘虜，

生還無望，逃脫不能，活着反而有害，死了倒也干淨，於人於己都有利益，并且也說得過去，要不然，徒以私人感情，不顧事實，一味瞎扯，則於青年心裏影響甚大，先生以爲然否？好再會即祝

時安

……張柳泉女士的死對於我有很大的影響，我是承認的，而且我相信於很多明明不相干的青年朋友們也是一樣的，這個「自殺案」之所以帶有嚴重性便多半是爲了這個，而我之所

以寫出那篇傾訴也正正是爲了想喚起大家的嚴重注意，固然，我和張女士在私人感情上講，我們是同學，是好友，而站在救亡運動的立場上說呢，

我們可又是同志是戰友了！我痛惜她的慘死，固然一方面爲發洩私人情感哭她，也哭自己，而另一方面呢？抑又是爲無數的和她有着一生活內容的人們而哭的，也便是韜奮先生所說的：「她的話實在是在反映着無數純潔青年的心意！」

決不是什麼「死死孤悲」的情緒可以抹煞的！難道先生不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青年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弱者」的「死」的問題嗎？你

說我不該那樣「傷感」，柳溫先生也說我是「傷感」，然而我以爲與其說是「傷感」却還不如說是「害怕」！何況我的傷感的原因並不僅是爲了自己失去一個好友呢？

×先生：

……張柳泉女士的死對於我有很大的影響，我是承認的，而且我相信於很多明明不相干的青年朋友們也是一樣的，這個「自殺案」之所以帶有嚴重性便多半是爲了這個，而我之所

以寫出那篇傾訴也正正是爲了想喚起大家的嚴重注意，固然，我和張女士在私人感情上講，我們是同學，是好友，而站在救亡運動的立場上說呢，

我們可又是同志是戰友了！我痛惜她的慘死，固然一方面爲發洩私人情感哭她，也哭自己，而另一方面呢？抑又是爲無數的和她有着一生活內容的人們而哭的，也便是韜奮先生所說的：「她的話實在是在反映着無數純潔青年的心意！」

決不是什麼「死死孤悲」的情緒可以抹煞的！難道先生不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青年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弱者」的「死」的問題嗎？你

說我不該那樣「傷感」，柳溫先生也說我是「傷感」，然而我以爲與其說是「傷感」却還不如說是「害怕」！何況我的傷感的原因並不僅是爲了自己失去一個好友呢？

你又說：「死者已矣，生者如斯還不應該覺

……張柳泉女士的死對於我有很大的影響，我是承認的，而且我相信於很多明明不相干的青年朋友們也是一樣的，這個「自殺案」之所以帶有嚴重性便多半是爲了這個，而我之所

以寫出那篇傾訴也正正是爲了想喚起大家的嚴重注意，固然，我和張女士在私人感情上講，我們是同學，是好友，而站在救亡運動的立場上說呢，

我們可又是同志是戰友了！我痛惜她的慘死，固然一方面爲發洩私人情感哭她，也哭自己，而另一方面呢？抑又是爲無數的和她有着一生活內容的人們而哭的，也便是韜奮先生所說的：「她的話實在是在反映着無數純潔青年的心意！」

決不是什麼「死死孤悲」的情緒可以抹煞的！難道先生不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青年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弱者」的「死」的問題嗎？你

說我不該那樣「傷感」，柳溫先生也說我是「傷感」，然而我以爲與其說是「傷感」却還不如說是「害怕」！何況我的傷感的原因並不僅是爲了自己失去一個好友呢？

你又說：「死者已矣，生者如斯還不應該覺

××上九月廿三晚

醒起來推翻這種無謂的犧牲案嗎？「哼！我則偏要說：『死者未嘗已矣，生者亦並不如斯』哩！你以為我糊塗嗎？這是一個平常的無謂的事件嗎？爲什麼我們能不管她的致死原因呢？」

如直截了當！這是戰士是英雄！值得贊美的自殺者！否則就是社會的破壞者如張女士之類……我則以爲：「爲真理爲正義站在大眾前頭而鬪爭的人固然可稱之爲『戰士』或『英雄』」但

者！「嘿！呀！凡事必須有正確的分析不能胡說亂道，那麼請你也參加研究這件『愛國自殺』案的始末吧！我們不但需要把她所以會自殺的大小原因弄清，而且還得給下個正確的論斷呢！

一般的看來，一個自殺者，對集團，對社會，固然有害，然而如果他是個「害羣之馬」或是一個「社會之蠱」呢？你說：「無論爲個人，爲社會，這死者應該負上分擔集團，破壞鬪爭的責任。」

如因落在敵人之手自知無生還希望，又怕被屈打成招破壞團體而早些自殺的人，也算不得戰士，英雄！是英雄，是戰士應該咬緊牙關不招承！怕被殺或被辱，也許有一天能爲自己人們添

自殺固然也得要有勇氣，然而我們如反對自殺，那種勇氣在我們便不需要……先生似乎怪我不該在傾訴裏哀哀叫喊，先生有下海救人的本領，固然可佩，我難道不能站在一旁喊幾聲：「救人啊！有個很好的青年朋友自殺了！」嗎？可惜這位很好的青年朋友她已死了！她死了，我們

然而對張女士我們却不能不又當別論，正如賴翻先生說的：「我們悲痛張女士這樣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復『錯誤念頭』而自殺，原不忍有所『非議……』而在張女士的妹妹給婦女生

的，有關爭精神的，有始有終的竟戰士，真英雄！預先死了，與敵人無害與自己人們也沒好處，而且如果他的身份崇高，地位重要，直截了當的死，不是犧牲太大嗎？

「救人啊！有個很好的青年朋友自殺了！」嗎？可惜這位很好的青年朋友她已死了！她死了，我們沒辦法把她救活轉來，然而我們却可以設法防止別人不再那樣做！至少要喚起大家的注意，共同去防止！我寫那篇傾訴的主要用意便在此！却不是專爲發洩私人感情或是自己的牢騷而作的，算什麼傷感呢？

活的「建議」上也說：「……姐姐的死，對家庭是無辜的（有也僅是感情上的罪）對社會，她已貢獻了她自己的力量，也飽受了社會的虐待！

先生反對自殺，又擁護自殺，而且還贊美自殺，我卻只反對自殺，更不同情自殺者，這在傾訴和憶柳景兩文裏都表示過了。

我這樣作答，不知妥當否？還望先生指教！懇即請

……」那麼，她因爲受不住社會的虐待而自殺死了，試問這種責任應當歸誰負呢？

不能和環境苦鬥而自殺的是弱者，我固然承認，即張女士，自己也承認，她在遺書裏說：「……至於你說：『……有人爲了道理和正義，站在大眾前頭，不幸落在敵人之手，明知無復生希望，與其屈打成招，破壞團體，希圖苟延殘喘則不自殺的單純性呢？我告訴你，她可不只是個『弱

者』哩！對呀！凡事必須有正確的分析不能胡說亂道，那麼請你也參加研究這件『愛國自殺』案的始末吧！我們不但需要把她所以會自殺的大小原因弄清，而且還得給下個正確的論斷呢！

……」那麼，她因爲受不住社會的虐待而自殺死了，試問這種責任應當歸誰負呢？

至於你說：「……有人爲了道理和正義，站在大眾前頭，不幸落在敵人之手，明知無復生希望，與其屈打成招，破壞團體，希圖苟延殘喘則不自殺的單純性呢？我告訴你，她可不只是個『弱

者』哩！對呀！凡事必須有正確的分析不能胡說亂道，那麼請你也參加研究這件『愛國自殺』案的始末吧！我們不但需要把她所以會自殺的大小原因弄清，而且還得給下個正確的論斷呢！

教安

琪恩上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七日

琪恩先生：

張女士的問題我看是複雜而且是矛盾的，你說她積極，她又以消極的手段來完結了自己的生命。這很近乎毀滅中的美諦克，也類似中國式的「消極抵抗」或者就名之曰「自殺救國」吧，也無不合，但於今日之新八股文學家做起文章來，他們仍要「悲夫，憂國之士，雖古已有之，而綱英雄……惜哉烈女也！」的。

倘說她消極，則各方的記載都稱她平日非常用功，肯向前走。但偶然受了刺激（姑不論其原因如何複雜吧）便自殺，試問這於誰有利呢？據先生所引利南女士的話，以為「姐姐的死，對家庭是無弊的。（有之也僅是感情上的罪）對社會她已貢獻了她自己的力量！也飽受了社會的虐待……」

豈但她「飽受了社會的虐待」而已，除了特殊階級者外，我們誰不一樣不幸的是她自殺了。抑還恭維她「對社會，她已貢獻了她自己的力量！」這實在費解得很。恕我愚昧吧！莫非她盡了「心理抵擋」的樂戲了麼？我不能贊同啊，先生！

我沒有抹煞張女士的自殺，或任何人的自

殺，也不敢當它一個小問題，因為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之一，若以私人感情的立場（如先生之於張女士）去「傷感」一下，我是毫無異議的，不然以世界觀的尺度去度量，那就絕不容有「傷感」或「害怕」的氛圍，我并無權利干涉他人去研究自殺原因（還贊成呢），不過以為「管死者的事情，倒不如「管自己的生活，」為什麼管著生活是我們的故也。（但并非利己主義者）。

為此，我就不能贊同韜奮先生的「不忍有所「非議。」就是說，我仍然有所「非議。」張女士不能克服這種「錯誤念頭」而自殺，用九歸九除降下去，到頭還不過是「弱者。」問題在於怎樣去「克服」這種「錯誤念頭。」

我不贊成自殺，收回前信的「贊美自殺」吧。讓我重述一句，無論怎樣的自殺，都是弱者如何？

我否認有「愛國自殺」或其他摩登的自殺名詞的存在。

匆此布復即頌

時統

×十一月四日

×先生：

……關於張柳泉女士的死，似乎還有代她申明幾句的必要！她的「死」，表面上看來，像是很複雜，很矛盾！其實照我看也並不能說她生前的思緒很複雜，生活很矛盾！她原是對什麼都很積極的看得清，認得明，她敏慧，熱情，勇敢！她常常走在大多數女性的前面！所以她的死因並不是由於普通所謂「消極的愛國觀念」！只是一時沒能克服那些「錯誤念頭」！加上毒藥的引誘，她死了！我沒有毀滅，不知美諦克是誰却懂得「消極抵抗」和「自殺救國」這兩個名詞，以為你還是誤解了她的，我說她只是因為有了蠢在「一時」的「消極念頭」卻不曾希圖藉此「抵抗」！只是輕易的把自己「殺」了，却不曾想到「再能「救國」！所以你的這兩句我仍認為「不合適」！

當然，一個愛國青年的自殺，除了使仇人稱快外能於誰有利呢？至於我的引用利南女士的話，也並非想恭維她！只是實情！一個對社會已貢獻過相當力量的人，自然不該得到受虐待的報酬，然而她也受了，可惜的只是她不想從這些

「虐待」中力求獲得應有的好的報酬！她便失去了自信，否認了自己的力量，沒有了生活下去的趣味和勇氣，她死了！試問像她那樣一個很有希望的好青年，會因為受不住社會的虐待而死，社會對得住她嗎？誠然，我們都是同她一樣而且的在繼續着的受虐待者，我們除了以惋惜的目光對這位不幸的同伴表示哀悼外，還能加以怎樣的苛責呢？沒有什麼發覺吧？

她沒有盡「心理的抵抗」，只是思想主使着身體精神表現於行動以抗關外直到她天才停止了那抗關——行動的抵抗。

先生又不贊同韜奮先生的「不忍有所非議」而偏要加以「非議」，在前面又說：「管死者的事，倒不如管自己的生活！」我認爲是矛盾的，既然不管死者的事，爲什麼還要對死者加以無情的「非議」呢？我以爲「死者」往往會由於他的「死」給我們留下教訓的，我們可以從他的「死」研究出怎樣求生的道理來去改善我們自己同生活，譬如魯迅先生的死，我們能忘記嗎？我們能不受他的死的影響嗎？「管自己的生活」只不過是他老人家叫我們忘掉他願自己，不要悲傷而已然而事實上呢？

即問

近好

琪恩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 編後

柳泉紀念冊到這時候才得和大家相見，除了責備我們自己的不努力外，再也不想說什麼別的話了。

柳泉死於復旦大學改組之前，民衆救亡運動的情緒高漲的時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她的死會使家屬們過度的悲憤，使師友們過份的哀傷，也使無數的青年同伴們起了共鳴！

當時復旦同學們原曾發起開追悼會，並想當場散發紀念冊，可是結果沒有辦到。費了相當的轉折，我們幾個有意替柳泉編紀念冊的人才碰在一處，商談之下，才決定了開始分頭搜集材料的工作。……中間曾因各人自己工作的忙碌，中日形勢的緊張，進行中的工作擱淺了一時。

我們又曾想邀集柳泉的師友親屬於一堂開個座談會，從她的死說起，求出個解答來作爲青年朋友們往後做人的借鏡，可惜也沒有實行。

我們爲她出紀念冊的眞意，一方面固然是想爲死者留一個永久的紀念。可是更大的意義在把這一件「自殺案」的前因後果明明白白的顯示在讀者面前，希望給留心這一類「社會問題」的先生們做一個參考資料，同時更希望能給其他許多同命運的青年們一個啓示。冊子已經編成，可是自問對於自己所冀望的目的，覺得離開還很遠呢！

(劉潔明)